

悲
慘
世
界



蘇曼殊大師遺象



3 0614 7426 2

悲慘世界目錄

- 第一回 大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
- 第二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憐憫僅見斯人
- 第三回 鬼域官場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
- 第四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委婉陳情
- 第五回 孟主教多財買禍
寶姑娘實意憐人
- 第六回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
麵包舖失了麵包案
- 第七回

第八回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
恩將仇報惡漢揮人

第九回

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

第十回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

第十一回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奴白手見閻王

第十二回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

第十三回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

第十四回

孟主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

悲慘世界

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

話說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將晚。四望無涯。一人隨那寒風落葉。一片淒慘的聲音。走進法國太尼城裏。這時候將交冬令。天氣寒冷。此人年紀約莫四十六七歲。身量不高不矮。臉上雖是瘦弱。却狠有些兇氣。頭戴一頂皮帽子。把臉遮了一半。這下半面受了些風吹日晒。好像黃銅一般。進得城來。神色疲倦。大汗滿臉。一見就知道他一定是遠遊的客人。但是他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暫且不表。只見當時有幾個童子看見是遠來的生人。就隨在他的後面。只見他還沒走到二百步。便在街上泉桶裏痛飲了兩次。隨後繞一屋角轉向左邊。直走到一座衙門。他將身進去約有十五分鐘。又走出來。就和顏悅色的脫下帽子。向那坐在門旁的憲兵行禮。那憲兵也並不還答。還睜開眼睛。留神看了他一回。此人轉身就走。行不多時。來到一所客寓門前。抬頭一看。上寫着苦巴館。這是太尼城中有名的一個客寓。此人

就放步一直進去。只見那廚房門大開。又想一直走進廚房。眼睜睜的看見那鐵鍋子裏的湯。一陣一陣的冒出熱氣。那煤爐子的火光烘暖了牆壁。店主人親自下廚。忙忙碌碌的正在做些好菜。和那隔壁房子裏趕車的受用。那時此人心裏頭正在羨慕那趕車的。店主人猛然聽得開門的聲音。瞥見來了一個新客人。也並不轉眼。望他一下。但隨口問道。你來做甚麼事體的呢。答道。要叨光在貴寓裏住一住。店主人道。這到容易。却是有一件事。你回頭看看那些客人。一個個的都是不能欠帳的哩。此人在身邊拿出一個大皮袋。對着店主人說道。你還不知道我這裏還有點錢嗎。店主人說道。這倒可以的。此人重復把大皮袋收在懷裏。氣忿忿的拿着行李。用力放在門邊下。手裏提着短鐵棍子。向火旁小椅子上坐下。却說。這座太尼城。原來建在嶺上。也就有些招風。況且到了十月的天氣。更覺得寒風刺骨。此人正在耐寒不住。忽見店主人倉倉皇皇的前來查看。此人就順便問道。飯已做好了麼。店主人答道。快好了。這時此人仍是向火。忽然見有一管事的人。名叫做扎昆的。跑將過來。在袋裏摸出一枝鉛筆。又在窗台上。拿一張舊新聞紙。撕下一角。急急的寫了一兩行字。寫罷。便摺起來。交把一個用人。並對

着那用人的耳邊唧唧咕咕的說了一會。那用人點了點頭，便一直跑到衙門裏去了。此人也
不理會這些事體。只管又問道：飯做好了沒有？店主人答道：還要等一會兒。此人糊裏糊塗又
過了一會，忽然看見那用人手裏拿了一片紙飛跑回來。店主人接過了那片紙，用心用意的
看了一遍，又低頭沈思了一會，就放開大踏步，癩狂似的走近此人身邊，說道：我却不能留你
住在這裏。此人忙立起身來問道：你怕我欠你的賬麼？若是要先交錢呢？我這裏還有點銀子。
你不知道麼？店主人說道：那裏是爲着這些事體？此人道：那麼是爲着甚麼事？店主人道：你是
有銀子。此人道：不錯。店主人又道：怎奈我沒有房子留你。此人即忙接口道：就是在貴寓馬房
裏住下，也不打緊。店主人道：那也不能。此人道：這是甚麼緣故？店主人道：我的馬已經住滿。此
人道：也好。那邊還有一間攔東西的房子，我們等吃了飯再商量罷。店主人道：有甚麼人供你
的飯吃？人此耳邊聽了這句話，正如跌在十丈深坑，心裏同火燒一般，長嘆了一口氣，說道：
難道我就要餓死不成？我從白日東升的時候動身，可憐一直走到現在，走了好幾十里，咳，老
哥還求你給一餐飯我吃。一發算錢給你。店主人道：我沒有甚麼給你吃。此人聞說，便微微的

第二回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

話說華賤被苦巴館趕將出來。就隨着大道漫漫的走去。每達到了一所房子。就格外現出一種傷心的樣子。這時他若是還回走舊路。那苦巴館裏管事的。和那班客人。必定鬧到街上。千人百衆。指的指。說的說。人多嘴雜。大家都要評評他的來歷。世上人的嘴。是狠輕薄的。那時倒不好看。好在華賤心裏也曉得這個道理。就順着路。歇一會。又走一會。不知不覺已經走得很遠。心裏悽慘已極。也就忘記疲倦了。忽然肚子裏因饑餓得狠。一陣苦痛起來。這時天色將晚。四顧無人。驚驚慌慌的。不知去到甚麼地方。方才可以安身一夜。忽然前面遠遠的望見一所小客寓。華賤就一意去到這下等的客寓去棲身。却好這時候街邊閃出一點燈光。那邊松枝上也挂出一盞鐵線燈。他就急忙趁著燈光。向那客寓飛奔前去。却說這個客寓。名兒叫盧茶福。華賤跑到這裏。停了一會。就對着窗戶。眼兒向裏邊一看。只見小棹上。燈光如豆。那鍋子的火到十分熱。有好幾個漢子。正在那裏痛飲。店主人自己坐在火爐子傍邊。鐵鍋子裏煮的

東西已經熱湯燙地。這客寓有兩個門。一個大門對着街上。一個耳門在巷子裏頭。華賤不敢走大門進去。就靜悄悄的走到巷子裏頭。停住脚步。聽了一會。將門一推。那門便開了。店主人高聲問道。是甚麼人。華賤答道。是一個找飯吃的。找地方住的。店主人道。那怎麼不到這裏來呢。華賤一聲聽得這樣設法。即忙起身走進去。當時他的臉上顏色憔悴。又照着燈光。到是有些怪像。那旁飲酒的幾個人。個個都回過頭來。對華賤瞧着。眼睛動也不動。店主人接口對着華賤道。火在這裏。飯還在鍋裏煮著哩。朋友。你到這裏來向火罷。華賤就將身來在火爐旁邊坐下。閉了眼睛。把兩隻脚一伸。靠在爐旁。向火。這時他渾身疲倦。已極。臉上的神色好像死人一般。忽然瞥見鍋裏噴出一陣噴香的熱氣。就將他的靈魂喚回來。一半週身精神。全圍繞着那香氣。左右怎奈身子又疲軟。不能動彈。那眼睛小小的光彩。藏在眉毛。眼毛底下。好像那樹林子裏一點螢火。不斷的照在那鐵鍋子上。看官你想這時候的華賤。是甚麼味道。現出了甚麼光景。若是請一位看相的先生來。把他看看相。他到底是個甚麼相呢。閑話休提。却說華賤正在納悶。同坐的有一位漁夫。自從這日早晨。就在路上遇過華賤一次。待到華賤在苦巴

館被逼的時候。他在馬房裏繫馬。隨後他也來到這盧茶福店裏。卻又看見華賤來了。不覺吃了一驚。尋思道。我却忘記在甚麼地方。遇過這古怪的東西。莫非是在愛士可弗論麼。不料現在又碰着他。看他這種疲倦的神氣。好不討人厭。想着便凶狠狠的對華賤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又令華賤坐在他背後。自己急忙立起身來。逕自開門去了。不多一會。便急回來。將華賤的來歷。一一告訴了這客寓裏管事的。還低聲說了些別的話。華賤看見這種情形。正想起苦巴館的事。忽見這店裏管事的。走近華賤身傍。使用手拍了一下華賤的肩膀道。哼。又要趕你出去哩。華賤還和顏悅色的接着道。哎呀。你知道麼。那管事的道。知道。華賤道。別的客店已經趕我出來。管事的忙道。我這裏也要趕你出去。華賤道。那就叫我去到那裏呢。那管事的道。到處都可以的。華賤聞說。沒奈何祇得拿了鐵棍和行李出去。剛走出門。就有幾個童子。是從苦巴館跟他來的。看見華賤出來。就像備檢起石頭來擊他。華賤一見。不覺怒從心發。提起棍子向前便打。那幾個童子都嚇得鳥飛似的一閃而散。華賤又向前走了幾步。忽然看見一所牢獄。門上挂着一條鐵鍊。此鐵鍊可以通到門鈴。華賤即便按一下這門鈴。不多一會。那門就

開了。華賤取下帽子。恭身向前行禮。說道。管監的大哥。你可准我暫且在這裏住一夜。那管監的道。這裏是監獄。並不是客店。若是你犯了罪。擊到這裏。那就可以住得。說着。即忙就把門關上。華賤眼見無法。又只得向前走到一條小街。此小街上的景緻。倒有很好的幾處。花園。都是籬笆圍着。那當中却有一所尋常人家的房屋。從窗戶裏透出一點火光華。賤就走到窗戶向裏一看。那屋裏却狠白淨。裏面床上鋪着一條印花布。那屋拐下又有一個搖床。和幾張木椅。牆上掛着一桿快鎗。中間放着一條桌。桌上鋪着粗白桌布。桌下點着一枝黃銅的火油燈。靠着棹子傍邊。坐了一位男子。約摸有四十多歲。抱着一孩子坐在腿上。嘻嘻笑笑的玩弄。又有一位青年婦人。坐在男子身傍。正在喂孩子奶吃。華賤停住脚步。立在街上。探看多時。見他這般家庭的樂趣。不免見景傷情。心裏尋思道。或者可以在上裏借款一夜。也未可知。就輕輕的將窗戶敲了幾下。那曉得也靜悄悄的。竟沒一人答應。又用力再敲幾下。只聽得那婦人道。我的夫呀。我聽得好像有人敲門的聲音哩。那男子道。那來的話。華賤又把窗戶敲了幾下。那男子聽真了。便起身。擎了燈來開門。華賤便道。先生。求你寬恕我來得唐突。請你給點飯菜我吃。

還求將花園拐角下的小房子。給我歇宿一夜。明日走時。一發算錢給你。不曉得可能俯允麼。那男子問道。你是甚麼人。華賤道。我是一個行路的客人。今日早晨從昧神丘動身。一天到晚。跑了好幾十里。粒米也不會吃過。我實在不能再走了。總求你給我一宿一餐才好。那男子道。無論那項客人。若是有錢給我。便可留他。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到那些客店裏住呢。華賤答道。因爲那些客店都沒有餘空的房子。那男子道。呀。那來的話。那來的話。今天又不是開市日期。說甚麼沒有空房子的話呢。你會到過苦巴館麼。華殘道。到過。那男子道。怎麼樣呢。華賤便不好說出。躊躇了半晌。答道。不知道甚麼緣故。他們不肯留我住下。那男子又道。你還到過盧茶福沒有。華賤這時更難回答。也祇好硬着頸頸子答道。他們又不肯留我。那男子聽到這裏。霎時面孔上現出一種疑惑的神色。對着華賤從頭到腳細細的打量一番。忽然大聲問道。你是一個人麼。急忙轉過身來。將燈放在棹上。把那牆焉掛的快鎗取到手裏。那婦人只聽得「你是一個人麼」一句話。猛然吃了一驚。便撲地立起身來。拉了他兩個孩子。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後面。便開口道。趕出去！趕出去！趕出去！趕出去！華賤又道一聲。求你發一點兒慈悲心。給我

一杯水喝。那男子急忙道。待我放一鎗給你吃罷。說着就急忙將門拚命用力一門。霎時又聽裏面鎖聲。豁琅的一聲響亮。停了一會。那窗戶也緊緊的閉上了。華賤當時。正是黑夜更深。走途無路。還碰着天地無情。那亞立山上的寒風。又吹得一陣陣的凶惡起來。要知道他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

話說華賤見那男子將門窗閉上。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朦朧間忽見街前花園裏有一個泥和草做的小屋。即放步向前。直從那花園的木欄杆進去。走到那小屋面前。只見那屋的門口窄而且低。好像正在建造。還沒有完工的樣子。尋思道。這屋必定是過路的行人所做。預備一時過往用的。這時又冷又餓。在這黑夜裏。那裏再尋得着這樣好的去處。就不問好歹。決意進去躲一會兒冷。亦是好的。隨即低下身來。爬將進去。那曉得這屋裏十分和暖。又在裏面尋得一張稻草的床鋪。他這時疲倦已極。急忘去坐在床沿上。歇息片時。又將背上的行李放下。當做枕頭。正想解衣睡下。耳邊忽聽得一種兇惡聲音。呱呱的叫來。華賤注目看時。只見是凶狠的一匹惡狗。走進門來。華賤才猛然醒悟。這屋是猛狗的住窩。心中又驚又惱。只得用棍子將行李挑起。拚命的跑出門外。定了一會。忽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的藍布衣服。比前更破。已經有些傷心。不得已仍向欄杆繞出來。孤身隻影站在街上。長嘆一聲道。我無居無食。又冷又餓。

就是這愚蠢的狗子。也不能容我。我如何到了這樣地步。啊呀。這是怎麼好呢。這是怎麼好呢。即便坐在地下。身上更加寒冷了。不覺兩眼汪洋。落下淚來。自己埋怨道。我這窮人。比狗還要下賤些了。獨自傷心一會。只得收起眼淚。想個去路。便立起身來。便想去到城外。尋個樹林子。乾草堆上。好去躲冷。立意已定。便垂頭喪氣。不言不語的。直望前走。不覺走到田間。才知道離城已遠了。抬頭看時。只見黑雲朵朵。壓到山頂。忽又見那黑雲叢裏。露出一線小小的月光。射到地面。這時正是欲雨不雨的光景。華賤看見天上現了這種凶惡樣子。就停了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低聲自語道。唉。太尼城呀。太尼城呀。你就真個沒有我立脚的一塊土嗎。說罷急忙轉身。照着舊路。又回到太尼城。那曉得城門已經關上了。華賤到此。真是無法可設。却說這太尼城。因為以前經過兵亂。所以到了現在。環城四面。還有圍牆。圍牆旁邊。又有幾座破壞的方塔。華賤四面一看。便計上心來。即忙從那破壞的缺口。爬進城去。這時已經八點多鐘。他又不曾認識路途。只得冒險向前亂走。走過了多少大街小巷。忽就走到一所衙門。又經過一個學堂。隨後來到一所禮拜堂旁邊。這時華賤渾身發軟。手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不能向前再走了。在

這禮拜堂的屋角。有一所印刷局。華賤疲倦已到極地。又沒甚麼指望。便不覺一交跌倒。睡在這印刷局面前石椅上。不多時。忽有一年老婦人。剛從禮拜堂出來。黑夜裏。忽見有人躺在石椅上。大吃一驚。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爲甚麼在這裏呢。華賤就帶着怨恨的聲音。答道。我的慈善婆婆呀。我就在這裏睡了。呵。老婆子道。就睡在石椅上麼。華賤道。十九年前。我還有一張木床。今天夜裏。就變成石頭床了。老婆子道。你會當過兵麼。華賤道。不錯。我曾當過兵。老婆子道。爲甚麼。今天夜裏。不到客店裏住呢。華賤答道。因爲沒有錢。那有人肯教我白吃白住呢。那老婆子。聽他這樣說來。便嘆道。這樣真是可憐。我現在袋裏只有四個銅角子。就一齊給你用罷。華賤接在手裏。便道。一聲多謝。那老婆子又道。這幾文錢。雖然是不能夠作客棧的費用。但是我看你疲憊已極。必不能捱過今夜。你這時又餓又冷。他們見了。也必當見憐。華賤長嘆一口氣。說道。已經問過好幾處了。老婆子道。那怎麼樣呢。華賤道。都不肯留我住下。那有甚麼法兒哩。老婆子就拉着華賤的手。指着那邊一所房屋。說道。你曾經問過那裏了嗎。華賤道。未曾問過。老婆子道。何妨去問問。要知道他走到那裏。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鬼賊官場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

却說太尼城有一位孟主教。一日晚上。到太尼城四處閑遊。後又因公事忙。所以睡得稍遲。到了八點鐘的時候。他還攜着一本大書在腿上。手裏拿着一塊小紙。正在不住的寫字。忽見使喚的女僕凡媽。拿了些飯菜。和那吃飯用的銀器。孟主教見飯已拿來。便收了書。走到吃飯的房裏。這間房子。長而窄。牆壁裏嵌了一個火爐子。火正熱着。大門對着街上。窗戶口正向着花園。窗戶門大開兩扇。凡媽媽正在那裏一面收飾吃飯的桌子。一面同孟主教的妹妹寶姑娘。東談西講。說得十分高興。不多時。主教也進來了。凡媽又同主教寶姑娘。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出神。隨後說到小心門戶的話。凡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我今天出外買菜的時候。各處喧傳。有一個可厭的無賴漢。來到這城裏。面不知躲在某處。若是有人夜間行路。遇着必定要受他的大害。現在着椿事體。又不能靠着那班巡捕來保護。現在一班這大小官員。一個個的都只曉得吃飯弄錢。民間的是非禍福。一毫也不管。還要互相嫉忌。他們到狠情願出了這

種不法的事體。藉着還可以誣害良民。有主意的人。總得要自己小心。各人保護身家。萬萬不可不小心門戶哩。凡媽說話的時候。孟主教正在火爐向火。另外還想着一樁事體。因此也沒聽得他說麼。凡媽就從頭至尾再說了一遍。寶姑娘却頗留心。就放着驕嫩嫩的聲音說道。凡媽所說的話。哥哥可聽真了。孟主教道。我聽是聽了。還是沒有懂的那細情。即忙轉過身子。抬起頭來笑呵呵的問道。是甚麼事體。是甚麼事體。我們難道要遭甚麼大禍不成麼。凡媽見主教這樣說。更張大其詞說道。有一赤無腳聊的惡告化子。來在這城裏。他今天傍晚的時候。手裏提着一細行李。和一桿小鐵棍子。從假新黨小路進城。進城以後。在街上躡來躡去。他會到苦巴館投宿。被店主人趕出來了。孟主教接口道。不錯。確有此事。凡媽聞說。以爲主教聽得他這些言語。一定吃驚。又揚揚得意的說道。主教這是真事呀。人人都是這樣說法。但是這城的巡捕。却狠混帳。街上都不曾設些路燈。很不妥當。主教呀。不但我這樣說。寶姑娘也是這樣說。不料寶姑娘在旁聽得便接口道。咦。哥哥。我並不是這樣說的。我和哥哥的意思一樣。凡媽假裝着沒有聽見。接着又過。我們的門戶現在却不穩當。主教你肯叫我去尋個修飾鎖的來麼。

不過十分鐘就可以把門鎖修飾妥當。現在時風可怕。主教總得要、不、論、日、夜、都、不、許、生、客、進、來、才、好、哩。主教呀。主教呀。生、在、這、樣、世、界、上、何、必、要、做、好、人。古語道得好。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有尸骸。這兩句話還說錯了嗎。凡媽剛說到這裏。忽然聽得門外大聲一敲。欲知來者何人。爲着什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委婉陳情

話說主教聽得敲門的聲音，便道：「聲請進來。」忽而門已大開，只見一人將身進來，立在門後。背上駝着行李，手裏拿一短棍，臉上現出一種猶疑的神色，儼然是一個覓食投宿的囚漢。當時几媽媽嚇得渾身發抖，滿嘴的牙齒碰着直響。想說話又做聲不得。寶姑娘立起來，半驚半走，悄悄的到了爐火的旁邊，去向火。看見他哥哥并不在意，也就不十分打驚。孟主教只管平心靜氣的注眼看了華賤，待將要開口說聲：「你要什麼？」華賤就對着這屋裏人，一個個的輪流看了一遍，大聲說道：「請各位聽來。我姓金，名華賤，曾經犯罪，坐監一十九年，四天前才釋放出來。現在我想到潘大利去，前天就從道倫動身，今天已經走了好幾十里。今晚我到這城裏的時候，就到一所酒館裏投宿。他們因為我會犯案，照例拿一張黃色的路票，就是解放罪人的憑據。報了此地的衙門，所以不肯留我住下。我又走到別間客棧，他們也是照那樣辦法趕我出來。這時沒有一人能容我，到了一所牢獄。那看獄的人也趕我出來，極至於爬進狗窩。那狗

也咬我。不許我停留一刻。你想我這時候如何是好。我隨後又想到田裏。睡在星光底下。那曉得天上又沒有星。還要下雨的樣子。因此我又轉身回到城裏。想尋一家大門弄兒裏。暫且避避冷。却好來在那印刷局的面前。我就睡在石凳上。忽然看見一個慈善的婆婆。他叫我到府上來求宿一夜。所以我才來到這裏。府上是不是客店。我身上還帶了一百零九個銀角子和十五個銅角子。我曾經坐了十九年監。這些錢都是在監裏做工所得的。我必不少你的飯錢。你有怎麼樣呢。我已經走了不少的路。又倦又餓。你肯留我住下麼。孟主教聽到這裏。就對凡媽媽道。多拿一碟子菜來。華賤聞說。便走近三步。立在桌邊旁邊。說道。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一個有罪的犯人。剛從監裏出來。華賤一面說着。一面就在衣服袋裏取出一張黃紙。給主教一看。並說道。這就是我的路票。我拿着這個票子。什麼地方都可去了。你情願我念給你聽麼。我在監獄裏的學堂會讀過書。待我念給你聽罷。這路票上寫的是些甚麼呢。只聽得華賤高聲念道。有一某地方人。姓金。名華賤。主教接口道。是什麼地方人呢。華賤答道。你不必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就是了。又接着念道。他曾經坐監十九年。因為夜裏作賊。後十四年。

是因爲他想逃跑。四回這是一行爲不正之人也。念畢。還問一聲。主教道。人人都要趕我。你可能留我呢。你這裏是客店麼。請你給我一餐飯吃。和一安身的地方。府上有馬房麼。主教看見他這樣說。又對着凡媽道。鋪些白布的綿褥。在那邊屋裏床上說罷。便對華賤道。我已經叫那兩個女人預備一切了。凡媽聽了主教的話。即便轉身去了。主教又對華賤道。先生請坐下。向火。我們就要吃飯了。吃完飯的時候。你的床鋪也就可以收拾妥當了。華賤聽他那樣說。好像瘋瘋癲癲一般。大聲問道。你真留我嗎。不趕我嗎。你爲什麼稱呼我做先生。却不叫我做狗。趕出去！和別的人那一樣說法呢。哎呀。那老婆婆真是慈善。教我來到此地。有得吃。又有床睡。我已經十九年都沒有床睡了。你真留我嗎。你真是好人了。我明日去時。便一發算錢給你。請問你高姓大名。你是不是是一店主人。孟主教道。我乃是住在這裏的一個教士。華賤道。哎呀。難道還我一位有錢的教士。那你必不要我飯錢了。師父就是在那大禮拜堂的主教麼。主教接口答道。是的。華賤道。呀。不錯。我還沒有留心看師父的帽子。真是太糊塗了。說罷。便將行李和棍子。放在屋角下。又把路票。取在衣衫袋裏坐下。寶姑娘對他看着不轉眼。狠覺得有趣。華

賤說道。師父、既然是一個慈善的人。就不用算我的飯錢了。那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那有真正行善的人呢。孟主教果急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飯錢的。你共有多少錢呢。你會說你有一百零九個銀角子。華賤道。還有十五個銅角子。主教道。你費了幾多天功夫。才得這些錢呢。華賤道。十九年。主教嘆道。十九年嗎。華賤道。不錯。現在這些錢還在身邊。沒有用去。孟主教聽得華賤說一聲。現在錢還在身邊。即忙把門和窗戶閉上。不多時。凡媽拿了一碟菜進來。放在桌上。主教令他放在火爐旁邊。又對華賤道。亞立山上的風狠大。先生一定受寒了。你看孟主教口口聲聲只叫華賤做先生。那種聲音。又嚴厲又慈愛。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稱呼罪人。好像行海的時候。把一杯冷水。送給要渴死的人。不過是不化本錢的假人情罷了。閑話休絮。却說主教忽對凡媽道。這個燈不亮。凡媽會意。便去到臥房裏架子上。拿來兩隻銀燈台。點了兩枝白蠟燭。放在桌上。華賤洋洋得意的道。現在蒙師父待我這樣好法。師父這一片仁心。我真是感謝不盡。既然是這樣。我也不必瞞着我的來歷。和我的苦處。待我細細的說把師父聽罷。主教就用手拉着華賤的手。和顏悅色的道。你也無庸將你的來

慙。告訴於我。大處不是我的家。是上帝的地方。無論什麼客來。也不問他的姓名和他的皮氣。而且你已經受苦。又餓又渴。我必歡迎你。你切莫要使客氣罷。華賤道。我現在狠餓。又渴。當我進門的時候。見了師父這樣仁慈。也就令我忘記了。主教道。你會十分受了苦麼。華賤長嘆道。哎呀。獄裏那種野蠻的慘狀。真是不堪聞問了。姑且說他幾件事。就知道了。用雙重鐵鍊細了我的手脚。坐在那黑窟裏頭。青天白日裏也不看見天日。夜間就睡在一片板上。夏天熱得要死。冬天就冷得要死。那窟裏空氣悶人。常時一病不能起。我這樣在獄裏過了十九年。今年四十六歲了。才得了一張黃色的路票。你看好不可惱。主教道。但是你現在知道傷心悔過。却比好人更加快樂。你出獄裏後。若還以惡意待人。那就格外悲慘。若以好意溫和待人。又何處不是樂土呢。主教說罷。凡媽拿飯進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孟主教多財買禍
寶姑娘實意憐人

話說凡媽拿飯進來。華賤看時有湯。有水。有鹽。有油。有豬肉。又有羊肉。又有無花果。又有一大塊烘乾的麵包。又有一大瓶紅酒。樣樣都用銀器盛來。光彩閃閃映在鋪桌子的白布上面。真覺異樣好看。孟主教滿面堆着笑容。請華賤坐在自己左邊。寶姑娘又坐在華賤的左邊。坐齊了席後。孟主教就按教例念了禱告。念罷。即使用飯。此時華賤心中樂不可言。那種神氣。可惜沒有照一個像下來。把大家看看。却說他三人吃了一碟。又上一碟。完了一樣。又來一樣。華賤放量飽餐一頓。好像老虎吃蚊蟲一般。幸虧主教尋常吃飯。都有六樣。還可以飽了華賤肚子。不知不覺。一會兒就吃罷散席。華賤對主教說道。盛筵難再。哎呀。苦巴館那班車夫。不許我和他們同桌吃飯。不料竟蒙師父這般厚遇。真是難以報答了。主教道。此事雖可痛恨。但是他們也比我勞苦。華賤道。那也未必。我想他們比你更有銀錢。但是上帝若居心公平。一定是保祐你。主教道。那有上帝不公平的道理呢。少停又道。華賤先生。你明日真要到潘大利那裏去麼。

華賤道這也是不得已罷了。我想明天趁着日頭未出來的時候。就要起行。這一次又狠辛苦。白天裏雖然稍暖。夜裏却是狠冷。主教道。你這還不算十分受苦。前幾年正當革命的時候。我全家都被毀了。我跑到東方。交瑞西國界。那富郎之情地方。却靠着。我兩隻手尋飯吃。那地方有機器局。有製紙局。有酒廠。又有油廠。至於鐵廠。也有二十多處。倒好找工做。主教說罷。又對寶姑娘道。我們有無親戚在潘大利住。寶姑娘答道。有的。盧逸仙先生。不是在麼裏住嗎。他還是故川洞口的船主哩。主教道。不錯。此時華賤並不留心他們的談話。自己也一言不發。那種神色。却是十分疲倦了。主教見華賤這樣情形。就回頭來同凡媽談了片刻。又對華賤道。先生。你必是要安睡了。寶姑娘又在一旁吩咐凡媽道。今天夜裏狠冷。去到我睡房裏。把那一件鹿皮袍子。取來鋪在客人床上。不多時。凡媽回來說道。床舖都預備好了。主教便同寶姑娘。在客廳裏。按教規行了祈禱的禮。寶姑娘就對華賤同主教各施一禮。並請一聲晚安。獨自走進睡房去了。此時主教就在桌上。拿一盞銀燭。又把那一盞交與華賤說道。先生。我帶你到臥房去睡罷。華賤就起身跟着前去。走過主教臥房的時候。凡媽正在要將銀器放在孟。主教床頭。

下碗櫃裏面放急了。碰得盞浪一聲響亮。主教只顧引了華賤沒聽見。不知不覺的已到了臥房。主教分華賤把燭臺放在桌上。指着床上道。今晚請先生就此安歇。明天早晨起來再請用一杯新鮮牛奶。華賤答道。多謝師父說罷。歇了半刻。華賤忽然現出一種希奇的樣子。兩隻手捏了拳頭。睜了一雙兇狠狠的眼睛。對主教道。哎呀。現在你留我住下。還離你這樣近嗎。剛說到這裏就停住了。忽然又哈哈一笑。主教看見這樣情形。心裏到有些驚慌。華賤又道。你情願我告送你聽麼。我是一個兇手。你還不知道嗎。主教答道。上帝總難瞞過。說罷又低聲禱告了一會。便轉身去到自己的臥室安歇去了。華賤看見主教已去。即忙息了火。並脫衣。就和身倒睡在床上。即刻鼻子裏呼聲。好像打雷一般。這時一屋的主客。個個都化作莊生蝴蝶了。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七回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
麵包舖失了麵包案

話說孟達家。一家主客。都悄悄睡去。沒有了人聲。這事隨後再表。却說從前法國有一個村莊。名兒叫做無賴村。裏頭有一個姓金的農夫。這農夫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的女兒成人出嫁之後。只剩下一個兒子。那兒子倒很聰明伶俐。只是可惜一件。因為他家道困窮。他的親戚和那左右隔壁的鄰舍。雖說是很有錢。却是古言道。爲富不仁。那班只知有銀錢。不知有仁義的畜生。那裏肯去照顧照顧他呢。因此他自幼就沒有錢上學。攻書。天天玩耍。渡日。却說那農夫的女兒。一日在家閑坐無聊。忽然想去探着他的父母兄弟。就立刻起身。鎖好了門戶。獨自出來。不知不覺已到他的父母的家。只見門還未開。就吃驚道。爲甚麼現在還沒有開門呢。停一息。又聽見他兄弟在裏面號啕不住的大哭。說道奇怪奇怪。即忙把門敲了幾十下。也沒有人來答應。此時他心裏好像火燒油煎一般。幸虧這個門都是用爛木頭做的。他此時性急了。拚命用力一推。連門門都推折了。一直飛奔進去。只見他的兄弟從房裏出來。臉上掛着幾

條眼淚。直跑到他面前。行了一個禮。急忙說道。我的姐姐呀。你來了麼。你爲甚麼不早些來呢。我從昨天下午。直到如今。都沒有吃飯。肚子裏又餓又痛。他的姐姐即忙問道。爲甚麼沒有吃飯呢。阿爹阿媽都到那裏去了。他兄弟道。都沒有出去。自從昨天下午。他就未曾起身。只是呆呆的睡在床上。後來我的肚子餓極了。就叫他起來弄飯我吃。不知道甚麼緣故。他不肯起身。又不和其說話。我又大聲叫他多少次。還是不肯動踏。我已經痛哭了一天多。那在右鄰舍人家也沒有一個來看看我的。你快去弄飯給我吃。隨後再叫他起來罷。他姐姐聽說。即忙跑進房裏。只見他的父母都直輪輪的睡在床上。便知道他的父母。都到五殿閣王那裏去了。不由得放聲哭了一會。他的兄弟站在旁邊說道。姐姐呀。你的肚裏不餓麼。不要哭了。我們快去弄飯吃罷。他的姐姐聞說。也就收了眼淚。對他兄弟說道。你隨我去。到我家裏吃飯罷。說着即忙携了他兄弟手出了門。又把門戶鎖好。手裏牽着他的兄弟跑回家裏。急忙弄了些飯菜。和他的兄弟飽餐一頓。不多一會。他的丈夫也回來了。他就連哭帶說的把這樁事情告訴了一遍。他的丈夫就糊裏糊塗的說道。我現在覺得肚皮有些疼痛。隨便你自己去辦罷。說罷就睡在

床上。他的妻子看見這樣情形。就一言不發。只得忙忙的在箱子裏拿了些銀子。又吩咐了他的兄弟。在家裏等他回來。不要跑在街上玩耍。說罷。就起身急忙跑到父母家裏。就去叫了一個教士。和幾個土工。忙忙碌碌的一直到了天黑的時候。那齋祭埋葬的事體。一一料理妥當。照舊將門戶鎖好。回到自己家中。從此他的兄弟就在家裏。住到三四天。忽然對他姐姐說道。我要回到家裏。看看我的阿爹阿媽。這時候他的姐姐就不免落下幾點傷心眼淚來。又見他兄弟不懂事。只好說道。阿爹阿媽現下還沒有起來。你不好回家裏去。你倘若一定要回家去。還沒有人弄飯把你吃哩。你天天就在我這裏過活便了。他兄弟又說道。我在這裏。雖然是有飯吃。難道我的肚子飽了。就忘卻我的父母了麼。他的姐姐見他說出這般可憐的話來。就不得不已直說道。阿爹和阿媽已經在地下了。他兄弟又問道。爲甚麼在床。上還睡不夠。又去地下。睡呢。真是睡得長遠了。他姐姐聽得他這樣說。還未開口。先已酸心。忍著眼淚說道。阿爹阿媽再沒有能同我們相會的日子了。他的兄弟聽見這樣說法。也就號陶大哭起來。倒睡在地上。聲聲說道。我定要回家裏去。看看我的阿爹和我的阿媽。但是他的姐姐那裏肯放他回家。

從此都靠着他的姐姐照料。日月如梭。不覺過了十多年。他姐姐已經生下子女七八。那最小的才一歲。到了他丈夫死的時候。他兄弟剛剛二十五歲。已經可以回家接管他父母齊幾間破屋成家立業也好。照應他的姐姐。這本是分所當爲的。當時他姐弟二人也無他項生活。或砍柴度日。或幫人耕種。到了夏天樹木茂盛的時候。每天可尋得十八個銀角子。但是他姐姐膝前兒女如是之多。又不能自謀生計。就不得不稍受貧寒。却不幸遇着一千七百九十五年。那年冬天極冷。有一禮拜日。雨雪連天。寒風刺骨。也就不能出外做工覓食了。那時一家人口都白白的餓了一天。看官你看他們將來作何打算。難道就袖手待死不成嗎。按下不表。具說同時法國巴黎有個財主姓范的。他三兩年前在鄉下本很貧寒。隨後來到巴黎。就胡亂學了幾句外國話。巴結外國人。在一個外國洋行裏當了買辦。兩三年間。就闊氣起來。因此人人都喚他做范財主。這范財主只生一子。名叫做阿桶。那范桶自幼養得嬌慣。到念多歲。還是目不識丁。只因他家裏有些錢財。衆人都來巴結他。要和他做朋友。一日有兩位朋友前來探訪。你道這兩位是什麼人呢。一個姓名明白。字男德。一個姓吳。名齒。字小人。范桶見他們來到。就和

他們各施一禮。坐下。范桶便開口道：「今天很冷。」那小人急忙連聲答道：「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那男德便問道：「今天報上可見甚麼新聞？」范桶就答道：「我天天只曉得吃飯和睡覺兩樣事。那裏還要看看那報紙有什麼好處呢？我的父親他到歡喜天天看那個什麼新聞報，也不過是爲着生意的行情和那彩票開彩的事。考試發榜的事罷了。」男德聞說便道：「破世上的人有幾個真真知道報紙是什麼東西的呢？心裏還尋思到這等的人，目不識丁，只知道有幾個臭銅錢，這也就難怪了。」又對范桶道：「你去拿今天的報來，我看看罷。」不多一會，范桶就拿了一張來。男德接着就道：「聲多謝。」隨手放在桌上。那雙眼睛一直釘在那張報紙上。此時范桶又隨口說道：「很暖。」那小人在旁邊說道：「我熱的了，不得。」范桶問道：「你也暖嗎？」我因爲穿了這件虎皮外套，所以覺得很暖。難道你穿了這件夾衫，還不冷麼？」小人又道：「不是這樣說。我的身體本來覺得很冷。不過我無意中跟你說出罷。」這時男德回頭向范桶問道：「你是無賴村的人麼？」范桶道：「不錯。有甚麼事呢？」男德道：「沒有甚麼要緊。不道有一樁事體，我心裏見得很不平。請你看這條新聞罷。」范桶聽說，忽然滿臉通紅，說道：「我不想看。請你念給我聽聽罷。」男德就看着報紙念道：

前天晚上。無賴村有個麵包舖的主人。正去睡覺的時候。忽聽得舖面的窗門一響。那主人立刻翻起身來。只見窗門上有一個拳頭。將玻璃打破。忽然又見一雙手。從那窗孔裏伸入。拿去了一塊麵包。那紀人就一直飛也似的跑出去。捉住那人。用脚很很的跌了他一頓。那人就把麵包丟在地面。渾身被那主人跌得鮮血淋漓。後來又送到衙門。衙門裏就定他爲夜入人家竊盜的罪名。此人姓金名華賤。原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人。只因合家人口凍餓。情急就到了這樣地位。

那范桶聽罷便道。呵。金華賤。乃是我的老朋友。我早幾年前在鄉下住的時候。不時到他家裏去。又是飲酒。又是吃肉。他怎麼現下居然做了賊呢。真真是想不到的。那支那國的孔子也會說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這兩句話真說得不錯。那小人就在一旁接着道。是是是。又向男德道。你還有甚麼不平的事呢。你看那做官的大老爺都定了他的罪名。難道你說做官的還辦錯了不成麼。男德只聽餘做官的三個字。立刻火發心頭。不由得一脚踢那小人。魂不附體。還大聲罵道。你這無恥的小人。早已忍了你一肚子的氣。你現在又在我面前放甚麼臭。

狗屁。這時范桶驚荒無措，好不容易才將男德勸住。小人也就扒起身來，對男德躬身行禮道：「我說錯了，你休要動氣罷。」男德正氣憤憤的，答道：「你這小人，我恨你，我又可憐你。人家吃飯，你就吃飯，人家吃，你也就吃。你這時范桶只好在一旁勸道：「休要發氣，請你慢慢兒將你不平的事告訴我聽聽罷。」難道孔夫子的話，你都不服嗎？」男德即忙答道：「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那金華賤只因家裏沒有飯吃，是不得已的事情，你看那班財主，一個個的只知道臭銅錢，那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要說起那班狗官，我也更不屑語他了。怎麼因為這樣小的事情，就定他監禁的罪名呢？所以，我就不平起來了。」范桶道：「只是他做了賊，就應該這樣辦哩。」男德聞說，立刻站起身來，就一拳頭把個范桶打得撲地滾了一丈多遠，大聲罵道：「你這木頭人，只知道吃飯，還知道甚麼東西？」那小人見事不好，即忙跑出門外，也不知道他到甚麼地方去了。那范財主在房裏聽得外邊吵鬧，慌忙跑出看時，只見范桶剛在地下爬起來，一一告訴了他的財主老子。此時那范財主見男德的體格生得十分強壯，也知不能奈何他，只好

說道。你這樣年少氣盛。我也沒法兒和你說。但你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怎麼就幫起做賊的來呢。男德氣憤憤的答道。原來我是一個明白的人。所以才如此。我並不幫賊。也不過是心裏爲着世界上的窮人不平罷了。那范財主道。世界上總有個貧富。你有什麼不平呢。男德道。世界上有了爲富不仁的財主。才有貧無立錫的窮漢。范財主道。無論怎地。他做了賊。你總不應該幫着他。男德道。世界上物件應爲世界人公用。那鑄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一塊麵包吃了。怎麼算是賊呢。范財主道。怎樣才算是賊呢。男德道。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着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蝨賊呢。這班蝨賊的妻室兒女。別說穿吃二字不缺。還要盡性兒的奢侈淫逸。可憐那窮人。稍取世界上些些東西。活命倒說他是賊。這還算平允嗎。況且像你做外國人的奴隸。天天巴結外國人。就把我們全國人的體面都玷辱了。照這樣看起來。你的人品。比着金華賤。還要下賤哩。這時候范財主又羞又氣。一息兒也做不出聲來。臉上只是青一陣白一陣。呆呆的立了多時。男德尋思道。這也難怪了。你看世界上那些搶奪了別人國家的。獨

夫民賊。還要對着那主人翁說甚麼。食。毛。踐。土。深。仁。厚。澤。的。話。哩。何況這班當洋奴的賤種。他
懂得什麼呢。我何必和他計較。想着便轉身氣憤憤的出門去了。欲知他出去之後情形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
恩將仇報惡漢揮刀

話說明男德和范財主爭論之後。不說范財主父子後事如何。且說男德以范財主不足教訓。便憤憤出門。回到自己家中。原來男德也住在巴黎。家道小康。父親明頑。生性固陋。也只身生男德一人。男德自離娘胎的時候。就有些蠢氣。因此一家人都瞧他不起。他的皮氣也很與衆不同。不屑事家人。生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在中等學堂裏讀書。歲月如流。光陰似箭。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三年。這一天男德就和范財主爭論回來。他父親明頑。手裏捏着一枝鉛筆。正在那裏算賬。猛然間看見男德氣憤憤的回來。大聲問道。男德。你到那裏去了。男德本是一個爽直的漢子。從不會撒謊的。也就把在范桶家裏的事情。一一說出。只見那明頑聽罷。立刻就把他的大眼鏡子取下來。厲聲罵道。你這小孩子也應該講甚麼爲世界上不平的話嗎。你莫差死我罷。那世界上的事體是你們這樣貧窮的人講得的麼。你若不去用心讀書。以圖功名富貴。好事養父母。你就快些去做。告化子罷了。世上的人若能盡了這孝順兩個字。就是好人。

不用講甚麼爲世不平的邪話說罷。將鉛筆放在桌上。還滿面堆着怒容。男德也知道他父親是個冥頑不靈的東西。只好一言不發。聽他辱罵。後來見他父親住了口。才悄悄的去到自己的書房。悶坐多時。猛抬頭。只見玻璃窗外。雨雪滿天。把一座巴黎城。都化作了銀花世界。男德見此淒涼景象。觸目驚心。不由得長嘆道。哎。世界上這般炎涼。悽慘。鬧無天日。也合這天氣一般。到是怎麼好呢。正在獨自感傷。忽見後面用人送信進來。男德接過來。折開一看。只見信上約細寫了幾行道。

男德同志賜鑒。頃有一位志士從尙海來。托弟介紹于兄。倘蒙不棄。祈移玉來敝處一聚。是

禱

弟某頓首

男德看罷。尋思道。尙海那個地方。會有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見過。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鐘。沒有一分鐘。把亡國滅種的慘事。放在心裏。只知道穿些狠好看的衣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這些游蕩的事。到不去做。外面却裝着很老成。開個甚麼書局。甚麼報館。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才好。辦利羣救國的事。其

實。也。是。孝。為。利。不。過。飽。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羣。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志。士。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這。等。賤。種。我。也。不。屑。去。見。他。便。隨。手。將。這。封。信。放。在。桌。上。這。時。候。那。壁。上。掛。的。自。鳴。鐘。正。丁。丁。當。當。打。了。十。二。下。男。德。就。嘆。一。口。氣。道。哎。這。鐘。的。聲。音。也。不。過。是。不。平。則。鳴。况。是。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德。麼。說。着。就。到。飯。廳。裏。去。吃。飯。不。多。時。用。人。拿。飯。進。來。這。赤。心。俠。骨。的。男。德。和。那。尙。海。喜。吃。大。菜。的。志。士。不。同。也。不。問。是。什。麼。味。道。胡。亂。吃。罷。即。忙。起。身。回。到。書。房。坐。在。書。桌。面。前。七。上。八。下。的。亂。想。一。會。嘆。道。哎。世。界。上。這。般。悽。愴。模。樣。難。道。我。就。袖。手。旁。觀。聽。他。們。這。樣。不。成。嗎。只。恨。那。口。稱。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幾。句。歪。時。說。兩。句。愛。國。的。話。其。實。挽。回。人。間。種。種。惡。習。的。事。那。個。肯。親。身。去。做。呢。又。忽。然。想。到。他。父。親。身。上。嘆。道。哎。我。的。父。親。這。樣。頑。固。剛。說。到。這。裏。又。住。了。口。尋。思。到。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問。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體。雖。是。由。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維。持。那。能。獨。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這。世。上。以。後。不。仗。著。世。上。種。種。人。的。養。育。教。訓。也。那。能。到。了。今。日。難。道。我。只。好。報。父。母。的。恩。就。把。世。上。衆。人。的。恩。

丟在一旁。不去報答。麼想罷。便立起身。在房門口探看一回。立刻又轉身進房。將掛在壁上的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拿下來穿在身上。又取一把鎖匙。打開箱子。拿出十多塊銀錢。放在外套的袋裏。向書桌架上尋出一柄不長不短的快刀。用一條白毛巾包裸起來。放在外套裏面的長袋裏。足下換了一雙舊皮靴。順手在桌上拿了一枝鉛筆。看了一看。又放在桌上。這時竊事預備妥當。又低頭沈吟了一會。立刻跑到廚房裏。拿了一枝黑炭。靜悄悄的從廚房的後門走出來。到那小花園裏。便提起那枝黑炭。向着小花園的牆壁上。歪歪斜斜的寫了四行字。寫罷自己又念了幾遍。便即將麼枝黑炭丟在地面。放開大踏步。一溜煙走了。看官你想。男德到那裏去了。他寫的這四行字。是些什麼字呢。隨後再表。那金華賤自從那大雪的時候。眼巴巴的坐在家裏。忍不住饑寒。就偷竊麵包犯案。衙門裏定了罪後。就把一條鐵鍊子鎖起他的手脚。用一輛罪人的馬車。解到道倫地方的監裏。走了二十七天才到了道倫。便把華賤換上一件藍布犯罪的衣服。那衣襟上面有個號頭。沒有什麼金華賤的姓名。那華賤的號頭。乃是第二萬四千六百零一號。過了十個多月。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經黑闌。華賤坐在这監獄裏面。想

起從前在家裏砍柴的苦境。又想到他的姐姐還有七個孩子。也不知道現在怎樣受苦。不由的一陣心酸。落下淚來。正呆呆的坐在那裏。越想越難受。朦朧間忽然瞥見一個黑影兒來到面前。漸走漸近。這時華賤嚇得渾身捏了一把汗。不由的戰慄起來。不知是人還是鬼。不多一會。來到身邊。才知道是一個年輕的男子。站着華賤身旁。對着他的耳朵。怎低聲說了好一會。說罷。華賤接口道。你想把他弄死嗎。那人答道。不是。不過是用這般手段。來嚇他一嚇。他自然就會中了我的計。我焉能因為要救一個人。就來弄死一個人。哩。華賤道。言之有理。那人即刻跑到看監的房裏。瞥見了那看監的一眼。就凶狠狠的。一手把他的衫襟扭住。一手伸在外套裏面。拔出一把光閃閃的明刀。說道。你不要吃驚。我不是來殺你的。不過到這裏。要救出那個金華賤。你快快的把那鐵門的鑰匙。和他手脚鍊子的鑰匙。一齊交給於我。你若不肯依從。那却怪不得我。就要將你結果。那看監的嚇得魂飛魄散。口裏不住的說道。我。我。我把鑰匙交給。你說着就在衣衫袋裏。摸出兩把鑰匙。說道。這把大的。是開鐵鐵門的。這個小的。就是開鐵鐵鍊子的。那人接在手裏。隨將刀子收好。就扭他一陣。來到華賤面前。將華賤手鍊脚鍊。一發圍。

了。照樣把那看監的手腳鎖將起來。就和華賤一齊抽身跑到鐵門旁邊。將鐵門打開。兩人逃
出。華賤說道。將門鎖起來。那人答道。使不得。把他鎖在裏面。恐怕沒有人知道。不叫他餓死在
裏面麼。華賤又道。不把他鎖在裏面。我們不怕後患了麼。那人道。今夜一定沒有人知道的。你
看鐵牆這樣高法。就是他高聲喊叫。也沒人聽見。我們乘着夜裏快跑罷。兩人說着就飛似的
一直跑了三里多路。未曾停脚。忽然瞥見路旁有一叢黑影兒。二人吃了一驚。待慢慢的向前
走去。一直到了面前。才知道是一大叢樹林子。這時二人又驚又喜。就來在樹林子裏坐下歇
息。歇息。華賤便開口問道。你是甚麼地方來的呢。你的名字叫甚麼呢。那人答道。我姓明。名字
就叫做男德。巴黎人氏。自從去年聽得你的事體。我心裏就不平起來。一定要來救你。那時便
在家中收些銀兩。說到這裏。華賤就破顏一笑。問道。現在你還有銀子麼。男德答道。現在還有
幾兩。在外套的袋裏。我們明天的路費總夠用了。華賤又問道。你從那裏來的呢。答道。我從巴
黎而來。華賤道。咦。這樣遠的路。怎麼你就來到了呢。男德道。我一路告化。將近一年。到了前月
才來到這裏。初到的時候。我不知道你的監房在那裏。只好在這地方左近。天天找些工做。得

便、打、聽、你、的、消、息、前、幾、天、我、才、聽、見、有、一、個、工、人、他、道、有、一、個、做、苦、工、的、人、自、去、年、就、收、在、這、監、裏、他、家、裏、的、姐、姐、還、有、了、六、七、個、子、女、都、沒、飯、吃、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好、真、真、是、可、憐、我、聽、得、這、樣、說、法、就、一、一、知、道、你、的、消、息、華、賤、道、你、怎、麼、就、能、够、進、了、那、監、呢、男、德、道、到、了、今、天、早、晨、恰、好、那、個、看、監、的、開、了、鐵、門、出、來、掃、地、我、就、出、其、不、意、跑、進、他、的、房、裏、將、身、躲、在、他、床、底、下、一、直、到、了、今、晚、我、才、曉、他、不、在、房、中、出、來、救、你、華、賤、聽、罷、就、長、嘆、一、口、氣、道、哎、你、真、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但、不、知、那、一、天、才、能、報、答、男、德、道、那、裏、話、來、我、並、不、像、那、做、生、意、的、人、將、本、求、利、也、不、道、爲、着、世、界、上、這、般、黑、暗、打、一、點、抱、不、平、罷、了、說、著、就、脫、下、外、套、對、華、賤、道、現、在、初、交、冬、令、覺、得、有、些、寒、冷、你、穿、上、這、件、外、套、罷、華、賤、歡、天、喜、地、的、忙、接、了、穿、在、身、上、男、德、道、我、們、二、人、今、晚、早、些、睡、覺、罷、明、天、還、要、早、些、跑、路、說、罷、就、躺、在、草、地、上、睡、了、這、時、華、賤、尋、思、道、我、身、上、現、在、一、文、沒、有、既、然、遇、見、這、種、奇、貨、却、不、要、放、過、了、他、正、在、那、裏、胡、思、亂、想、只、聽、得、男、德、睡、得、呼、聲、如、雷、忽、然、翻、身、扒、起、來、跑、了、三、四、步、又、住、了、脚、便、在、外、套、袋、裏、摸、出、那、一、把、光、閃、閃、的、刀、口、裏、說、道、世、界、熙、熙、皆、爲、利、往、天、下、攘、攘、皆、爲、利、來、我、金、華、賤、這、時、候、也、爲、金、錢、所、驅、使、顧、不、得、

什。麼。仁。義。道。德。了。說。着。就。拚。命。的。用。盡。平。生。氣。力。把。刀。尖。兒。正。對。着。男。德。身。上。飛。似。的。丟。將。過。去。抽。身。便。走。欲。知。道。男。德。性。命。如。何。下。回。就。知。道。了。

第九回

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

話說華賤丟刀來刺男德以後。就飛也似的一直奔出叢林去了。按且不表。且說當時男德身體十分疲倦。也就一事不知的。一直睡到次日早晨日上三竿的時節。才扒起身來。忽然看見離身旁只三四寸遠。有一件東西。天大的吃了一驚。你道看見了一件甚麼呢。就是他的那把明閃閃刀子。插進草地裏。有三寸多深。四面一看。又不見了。華賤這時候。男德心裏也就明白了。說道。險哉。險哉。不錯不錯。我昨晚說還有錢在外套袋裏。他就破顏一笑。說著又長嘆一聲。道。吸臭銅錢。世界上那一件慘事。不是你驅使出來的。說到這裏。便探頭一看。四面均是叢林。大樹低下頭來。沈思了一會。又道。這樁事也沒有甚麼奇怪。在這種慘世界上。那一個不和華賤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壞了這腐敗的舊世界。另造一種公道的新世界。是難救這場大劫了。說罷。便把那明刀拔將起來。說道。我一生仁義道德。都仗着你才能夠去做。怎好不小心收藏起來。說着。就把刀又收在袋裏。這時男德身上一錢沒有。你看男德爲着世

上、不、平、的、事、去、舍、身、救、人、到、弄、得、這、樣、下、場、怎、不、令、人、灰、心、短、氣、那、曉、得、那、男、德、是、一、個、天、生、的、剛、強、男、子、不、像、尙、海、那、班、自、稱、甚、麼、志、士、的、平、日、說、的、是、不、怕、艱、難、不、愁、貧、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氣、起、來、再、到、了、荷、包、空、的、時、候、更、免、不、得、冤、張、怪、李、無、事、生、端、做、出、些、無、理、的、事、情、也、顧、不、得、大、家、恥、笑、這、就、到、了、小、人、窮、斯、濫、矣、的、地、步、那、男、德、雖、然、這、樣、失、敗、這、樣、困、窮、沒、有、一、點、兒、悔、恨、的、意、思、還、是、一、團、心、安、理、得、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的、氣、象、那、一、種、救、世、憐、人、的、慈、悲、心、事、到、底、終、身、一、絲、不、減、只、是、和、顏、悅、色、的、手、靠、着、背、向、叢、林、外、面、走、去、口、裏、還、高、聲、唱、道。

一天風雪壓巴黎

世界淒涼無了期

游俠心酸人去也

衆生懵懵有誰知

唱罷自己說道。這不是我離家的時候。寫在那小花園牆上的詩麼。咳。今還是不能達我的志願。說罷。又向前走。不知不覺的已經出了那叢樹林。只見前面遠遠的有許多人家烟戶。心裏想道。那必定是一座村莊。但不知道這個村莊叫甚麼名兒。待我去到那村莊裏告化告化罷。

了。說着就放步一直向那村莊走去。不多一會就走進村裏。剛走了十多步。瞥面看見一座高樓大廈。正在路旁。男德就將身來到那大屋的廚房門口。呆呆的立了多時。只見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手裏拿着一個破碟子。走進廚房。一見男德。便開口問道。你來做甚麼事體呢。男德答道。大娘沒有甚麼。不過來討一塊麵包吃。那婦人道。我看你神色。到不像個告化子。甚麼要來討麵包吃呢。你現在向我討麵包吃。你還不知道我的苦處。我不久也就要做告化子了。說着流下幾點傷心香淚來。這時男德即忙問道。大娘。你不是這大屋的主人麼。那婦人道。是的。男德道。你既是這大屋的主人。怎麼好說出這樣悽慘的話來。請你把這悽慘的情由。說給我聽。那婦人道。不必說了。說着也無用的。世界上他是這船狼心狗肺的事。都也就沒奈何。這時男德聽說越發着急。就忙說道。既是像這樣可惡的事情。更要請你細細說我聽了。或者我可以替你出了這口氣。也未可知。那婦人尋思道。你這個小小的孩子。有甚麼力量來救我也只好說道。也罷。就講給你聽聽。也好叫人知道我的冤情。這時男德便抖起精神。站在門旁。豎起耳朵。來聽那婦人自說話。只見那婦人說道。前兩年我的丈夫出了外洋去做生意。辛苦了兩

年。一直到今年二月才帶些銀子回到家裏。買了這重住屋。還沒有多少時候。就聞傳到這村的官府耳。宋裏那官府。男德剛聽到這裏。就癡狂似的咬緊着牙根。用力把脚一頓。那婦人慌問道。你發了什麼毛病。男德忙答道。我沒發什麼毛病。請你快些說罷。那官府怎麼樣呢。那婦人又接着道。他姓滿名兒。叫做周苟。他見我家有了點錢財。就紅了眼睛。天天到我家來拜訪。外面看起來。到很親熱。那時我就有些放心不下。時常勸我丈夫。不要攀扯這班做官的。恐怕得不着什麼好處。我丈夫那裏肯聽我的話。還罵我不知道人情世故。多般鬧氣的。官府肯和我們這樣兒的人家交接。這就是一條好路。趁着巴結巴結他。後來或者可以提拔我們也。未可知。我也就不便和他再講。到了三月底。那官府男德聽到這裏。又把脚頓。那婦人見男德這樣情形。轉身就走。嘴裏還埋怨道。你這發癡的小孩子。我也沒什麼和你說的了。男德連忙拉着那婦人的衣服說道。大娘。我並不發癡。不過聽了官府兩個字。就不由我火。上來。請你休要見怪。那婦人聽他這樣說法。也就回轉過身來。正對着男德面前說道。你真能替我出這口氣不成。男德道。果然有了這樁事體。就是我的責任了。豈有袖手旁觀的道理。那婦人又道。你

這說大話的小孩子。真真可笑了。你現在還找不着一塊麵包吃。好講什麼責任的話嗎。男德道。你到不要問這些長短。請你把這事體快快的說給我聽罷。那婦人說道。滿周苟有一天來到我家。口稱現在政府裏財政告乏。國庫空虛。要說法接濟接濟。因此就下了一令。要從新頒發鈔票三百二十萬金磅。當作現錢使用。從前的舊鈔票。一齊註銷。不久又發出一千萬圓的鈔票。所以銀票就漸漸跌價。我們官場裏也就因此大大的吃虧。我現在正有緊急的用項。要向你借一千元。快快的拿給我罷。那時我丈夫就答道。舍下一時實在拿不出這樣鉅款。那官府聽說拿不出。就立刻變了臉。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道的東西。我是朝廷堂堂的一位命官。難道你都不怕嗎。也罷。我知道你是有錢。難捨限你十天。倘然過了這十天。還是沒有就要按着不敬官長的律例。辦你的罪名。你可要當心着些說罷。就兇狠狠的去了。我丈夫見他這樣凶惡。也就算官令難違。只得東挪西借。方才湊齊。交給於他。從此以後。他也就一步不到我家來了。這時我丈夫已是後悔無及。只好忍氣吞聲。再到外洋去做生意。剩下我母女二人在家度日。我丈夫已經去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一文錢寄回家來。我現在穿吃二字。天天要用。倘若

再過一月。不寄錢來。我母女二人。只得餓死在這屋裏了。男德聽到這裏。不由的眼圈兒一陣發紅。忍着眼淚說道。大娘。我男德定要替你出了這口惡氣。才得過去。那婦人看見男德這樣替他不平。心裏又感激。又悲酸。也不免落下幾行珠淚。呆呆的望着男德。口裏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才開口問道。你爲着什麼事體。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呢。男德道。你不要問我這些閑事罷。我現在肚子裏餓得狠。請你去看看有甚麼東西。給一點我吃吃罷。這時那婦人現出那一種又憐又愛的樣子說道。不是你提起。我到忘懷了。說着。卽忙抽身走進客廳。不多一會。就帶了他的四五歲一個女孩兒。急忙忙的走出來。左邊手裏。擎着一大塊新鮮麵包。交給男德。又伸出右手來。說道。你拿了這一塊銀錢去罷。男德道。我不要。還是你留下自己用罷。那婦人道。我看你這樣的小孩子。實在可憐。不忍叫你空空的回去。我雖是貧窮。但是現在也不重。在這一點。你快些拿去罷。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看這財帛。原來是。世界上。大家公有的東西。現在我行囊空空。就領了他這番厚意。也不甚打緊。況且我男德從來受人的錢財。却和那食人之惠。不思報答的人。不同。即便將銀錢接在手裏。道聲多謝。大娘。我男德。一定要替你打個抱。

不平。大娘你且放心。那婦人道。你且去罷。還在這裏說甚麼大話。吹甚麼牛皮呢。男德也就不和他辨論。恭身向他母女二人。各施一禮。抽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道。燕雀那知鴻鵠志。說着。忽見一座古寺。來在面前。便將身進去。拿出那塊麵包。飽餐一頓。吃罷。又走出去。一路看山玩水。只見一片秋末黃花。正是荒村風景。惱煞愁人。男德舉目四顧。只見那一輪紅日西傾。幾行歸鳥悲鳴。這時他悽慘慘的獨自去到一所客店。算過了賬。用過些酒飯。就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早晨起來。就問那客店主人道。這個村莊名兒叫做甚麼。那客店主人道。這裏叫做非弱士。男德又問道。你可知道這村官滿周苟的家。是在那裏。那店主人道。哼。這個惡人嗎。住在這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你找他做甚。男德道。沒有甚麼。不過想見一見他。那店主人道。這也容易。他就住在這村外。相隔不過兩里多路。男德就細細的打聽了一番。又向他要一張新聞紙看看。店主人道。有一個叫做難與乃爾（即國民之意）報。才送來的。說着。就走過去。拿了一張來。男德接在手裏。看了一眼。忽然看到那一條地方新聞。猛然吃了一驚。那條新聞上面寫道。

前晚八下半鐘盜犯金華賤爲一年輕的男子所救逃出獄外。昨日下午四下鐘才在叢樹林旁拿獲該犯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袋裏還有幾塊銀錢。那救出該犯的男子現已杳無蹤跡云。

男德着罷也不做聲。就交還那店主人說道。我就要動身了。那店主人就滿臉堆着笑容說道。你就要走了麼。那我就把你的帳算來罷。男德聞說急忙問道。昨日晚上我剛到這裏就問你是幾多店錢。你說是五角錢。那時候我就馬上如數交給了你。你現在就忘記了麼。那店主人聞說就兇狠狠的圓睜着眼睛緊捏着拳頭說道。你這生來的客人怎麼就敢騙起老夫來。快把五角錢拿來。如若不然我就把你拿住當作騙子送到衙門裏辦。這時男德心裏想道。這也是慘世界上人的本色。我也放不着和你這班無知無識的東西爭個長短。就在袋裏拿出昨晚他找還的那五角角交給了他。便一直出門去了。這時男德身邊銀錢一元都被那店主人詐去。目下兩手空空便開口嘆道。呀呀。這好慘的世界。好慘的世界。我男德若不快快設法拯救同胞。再過幾年我們法國的人心不知腐敗到何等地步。因此他的憐人救世的熱心。

越發抑壓不住了。一路不言不語的。走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就決意去到那路邊的叢林裏歇宿一夜。明日再作道理。不多一會。他就走進叢林裏面。這叢林又高又密。男德就在林下草地上。默默無言的坐了多時。忽然覺得那樹林裏陰風颯颯。有些鬼氣。這時男德心裏到是着了驚慌的樣子。探頭東瞻西望。朦朧間忽然瞥見左邊有一條白閃閃的東西。男德定睛看時。才知道是條一尺闊的小路。兩旁松柏參天。那小路的右邊。似乎有一面大鏡子。男德心裏也就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是緊傍着海邊了。忽然又瞥眼看見離這小路七八丈遠。隱隱有個好像豆大的一粒燈光。男德尋思道。那裏莫非有個農戶人家。說着就站起身來。一直順着那條小路前去。走了不多一會。只見乃是一重泥磚做的茅草屋。還有個小樓。男德就停著腳在門外靜聽了一會。只聽得裏面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嘮嘮叨叨的罵道。你這不懂事的丫頭。我的話。你也敢不聽麼。自從你父母死後。就把你托在我家照料。那時候。你還是一個手抱着的小孩子。現在養到你十七歲了。就想忘恩負義嗎。況且我乃是你的姑母。這時男德正呆呆的站在門外。忽然又聽得裏面有一年輕女子哽哽暗暗的啼哭。和那藤鞭子打的響聲。這時男德

聽不出頭腦裏來。心正在那裏懷疑。忽然又聽得那女子的聲音說道：「我的姑母呀！我從此再不敢違抗你的意思了。只聽得那老婆子就笑哈哈的說道：「我心愛的美麗呀！你看世上的人那一個不是棄少貪多呢？你現在天天在那村外製造局做工，每天也不過是一元錢，還要辛苦格夠，怎麼就會不情願做這快活的生意？你可以享些清閑福，我也就有了搖錢樹，這管多般好。」男俄聽到這裏，那俠心又忍耐不住，就伸手將那柴門敲了幾下，立刻就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前來開門，臉上還帶有怒容。男德就脫下帽子，對他施了一禮，即便在衣衫的袋裏摸出一個大古銅的黃銅鍊，看一看對着老婆子說道：「現在已經七點鐘時候不早，我不能趕回家裏去了，求你借一間屋給我住宿一夜，明天早晨就走，不知尊意如何？」那老婆子即忙笑呵呵的答道：「這有何妨呢？請進來罷。」男德即便跟他進去，走到客廳，老婆子便道：「請坐，待我到廚房裏弄些東西你吃罷。」我看你的神色是狠餓的了。」男德便道：「一聲多謝。」老婆子就走進廚房去了。不多時，只見老婆子手裏拿着一大塊麵包和牛油牛肉出來，說道：「我是貧窮人家，這就薄待了，還求貴客見諒。」男德忙說道：「那裏話來？我來的時候，真真還夢想不到有這樣。」

快樂的光景說罷。就用手接過來。放些牛油在這大塊麵包上面。胡亂吃了一頓。老婆子見他吃完。就收好盤子。又在袋裏拿了一條鎖匙。去將柴門鎖好。轉身來說道。客人請你今晚在樓下睡罷。我們睡在樓上。目下此地太平無事。請你放心睡覺。不用害怕說罷。就上樓去了。不多一會。又拿了一個大竹篋子和一張舊紅氈。下來對男德說道。客人你今晚就用這張舊紅氈蓋着睡罷。這時男德就對老婆子說了一聲晚安。老婆子也溫溫和和的答了一聲。即忙上樓去了。男德就吹滅了那支蠟燭。把紅氈子舖在地上睡去。立刻忽又醒來。這時夜靜更深。只聽得樓上的自鳴鐘丁丁冬冬的響了十一下。男德尋思道。這個老婆子真真奇了。忽然又聽得樓梯上面好像有皮鞋子走着的聲音。男德心裏正在那裏胡思不定。不多一會。就瞥面看見一個妙齡女子。手裏拿着一枝白蠟燭。一直向着男德面前走來。男德即忙問道。你是鬼還是狐呢。這時那個妙齡女子。就將白蠟燭放在木桌子上面。放着一口嬌滴滴的聲音。說道。我的朋友呀。我是一個人。你休要吃驚。我且問你身邊是有一個大金錶麼。男德見他說得離奇。不由的發怒。撲翻身起來。大聲罵道。你來做甚麼。我沒有什麼金錶。只有一個是銅的。你快快離

開此地。不要胡思亂想。那女子聽說就立刻低下頭來。滿面通紅。呆呆的立在一旁。一動也不動。男德一見更覺怒氣冲天。連聲說道。快走！快走！快走！我並不是尋常的男子。說着還圓睜着兩隻大眼睛。不住的。看着他。那女子就低聲說道。妾也不是尋常的女子。客人休要他疑。我實在是來救你性命的。男德聞說。便忙問道。這是怎麼緣故。請你快快把細情說給我聽。那少女就含着眼淚。說道。現在時候不多了。我畧畧告訴你幾句罷。今晚我的姑母因為看見你有箇金鎖。就頓起貪心。男德接口道。他打算怎麼樣。那女子就放着悲聲道。要將你殺死在此。男德聽到這裏。雖然吃了一驚。心裏還是半信半疑。就問道。這有甚麼憑據呢。那女子答道。客人呀。你跟我上樓去。就自然明白了。男德道。這個使不得。請你把他要殺我的憑據一一告訴與我。就是了。那女子也不願多說。立刻拿起蠟燭來。說道。我沒有甚麼說的了。你跟我上樓來罷。男德就細想了一番。說道也罷。就跟他去。看着到底是甚麼怪事。說着就跟着那女子一步一步的。一直來到樓上。那女子剛開了左邊那衣櫃的兩扇門。男德就猛然看見兩大把光閃閃殺人的鋼刀。放在那櫃裏面。男德對着那女子說道。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好女子。我今晚

在門口也聽得了你的苦情。現在你的姑母往那怎去叫。那女子道。他去到張三李九的家裏。叫他們來幫著動手。他出去的時候。就吩咐我坐在這裏靜候着他。不要將你驚醒。他說十二點多鐘就要回來。那時我也曾百般勸他。不好做這樣謀財害命的慘事。他反罵我是呆子。不知道圖利。我又說將來一定有後禍的話。他道我現在去央來幾個幫手。就將他分爲幾斷。裝在那大竹篋裏。待到來日天明偷偷的丟下對面大海。隨着波濤流去。那時就人不知鬼不覺了。你只得靜悄悄的在家裏待我回來就是了。說罷就急忙出去。現在時候不早了。恐怕他就快回來。你快想一個避難的法兒才好。倘待着張三李九到來。那就不好了。男德問道。張三李九是什麼人呢。女子道。他們都是一班幫閑兒的混帳。忘八蛋。和我姑母時常來往。我從前也曾苦苦的勸我姑母。不要和他們做那些勾當。他不但肯聽我的話。而且將我天天打罵不休。還說我不聽他的教訓。就是大大的不孝。我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父母雙亡。無人憐愛。於我只好飲恨吞聲。任他凌辱罷了。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當初還不知道他是怎地。不料這女子說出這些話來。到是句句可靠。字字可憐。咳。世界上竟有這樣老實這樣孤苦的女孩兒。怎不

教我男德見憐。這時那女子也看見男德生得英雄模樣。心裏又是佩服。又是憐愛。也就相對無語。淚滿香腮。還走近男德身邊。在自己衣衫袋裏。拿出一條雪白的手帕兒。眼淚汪汪的。看着男德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用這手帕兒抹乾你的眼淚。好逃到別個地方去罷。不然他們到來。那時候我怎麼對得住你呢。男德接着手帕。將眼淚抹乾。又交還於他說道。我現在並不是怕他們害我的性命。不過見你這樣苦的運命。落在這班好人手裏。不免令我傷心。起來說罷。就低下頭來。細細思量一番。道。古人說得好。可以死。可以不死。我想救這人間苦難的責任。都在我一人身上。倘若白白送一條命。在這班小人之手。於世界上也沒甚益處。我男德豈肯這樣輕身麼。既而又尋思到。只是丟下這可憐的女子。見事不救。我自去逃命。也不是道理。就心生一計。向那女子道。你既肯按照大義來救我的性命。我不忍獨自逃生。想設個法兒救你出了這層地獄。才放心得過。但不知你可肯和我一齊逃走。這才算兩全其美。那女子聞說。便就低頭想了一會。男德又說道。我想你的姑母。既是這樣不知天理的畜牲。你倘若在他手裏。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那女子接口道。客人。你既然有這般好意。肯帶我逃出。這就從命了。男德

道時候到來。事不宜遲。就此動身罷。說着那女子就急忙緊緊的拉着男德的手。一齊跑下樓來。向後門逃出飛似的順着門口的小路。一直跑了七八步。那女子道。一聲不好了。他們回來了。你且聽罷。男德忙答道。我們快躲在那邊大樹後面去罷。不多一會。只聽得男女三個人的聲音。一路走。一路說道。我看他。那個金錶一定值得一千金。一人道。照我看來。那樣大的一定還不止千金。一人道。我看他身上一定還有許多銀子。說着他們三人都正從道樹邊走過。那女子嚇得一身冷汗。就拿出手帕兒抹乾了。男德說道。不要多耽擱了。我們快跑罷。說着兩人就拚命的向一叢樹林子裏跑去。忽然聽見後面有一陣賊聲追來。男德回頭看時。只見一人前來拚命揪住他的衣衫。厲聲罵道。這樣大膽的東西。要想往那裏走。這時男德見事不妙。探頭四面一望。也不見那女子往那裏去了。當時男德忽然心生一計。急忙在聽衫袋裏掣出一把刀來。向那人的手刺過去。那人連忙撒了手。大叫一聲不好了。你們趕快來救我。這時男德抽出刀子。轉身拚命的跑出那樹林。還不敢立住脚。足足的跑了一點鐘之久。忽然迎面看見一座高屋。乃是一所敗落寺院。男德忙跑進去。躲在大門旁邊。心裏恍恍惚惚。想睡不睡的。正

在那裏納悶。朦朧酒忽然看見有兩個大漢進來。只聽一人道：「李九，你快把繩子將他的狗脚細住。」又一人道：「張三，你還不快些動手。」這時男德雖然看見他們這樣光景，心裏却想和他抵抗。怎奈四肢無力，連一動也不能夠。只好任他怎麼殘害罷了。忽然又見一個大漢，雙手舉起一根大鐵棍，叫聲：「李九，你看我送你歸天。」說着就用力正對着男德當頭劈下。男德大吃一驚，醒來才知道是南柯一夢。混身捏了一把冷汗，心裏還七上八下的想道：「哎呀，有什麼法兒才能將那女子救出來呢？」咳，只好待到明天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再作道理。正在愁緒滿懷，不覺東方已白。男德就撲翻身扒起來，正想出門，忽然瞥面看見一個明眸皓齒、金髮朱唇的女子，臉上還帶着幾條淚痕，一直向這寺院跑來。見了男德，就滿臉發痴，眼瞪目呆的立了好一會，忽然大聲說道：「我的愛友呀，你在這裏麼？」這時男德才知道正是他心裏所惦記的美人，急忙親親熱熱的用手一把摟住那美人的細腰，連親了幾個嘴。——這是西俗看官別要見疑。——硬着喉嚨說道：「我的愛卿呀，我怎麼想得到還能和你在此相會呀？」這時候他二人那一種又傷心又歡喜的模樣，真是有言難表了。男德又開口道：「現在白日青天，我想那賊必不敢追。」

來你且坐下。把我二人分散的時候。你的情形說給我聽罷。那女子道。昨晚那賊追來的時候。我見事不好。就抽身跑到一叢小樹裏面藏躲。幸虧那賊未曾知道。今天才能夠到此。與你相見。那時我也知道。你被他們拿住。我就想出來。和他們拚個死命。隨後我又想到。倘若我也被他們拿着。將來恐怕沒有人知道。來替你伸冤。因此我也就忍着不動。但不知你是怎麼樣才能逃到這裏。男德就將他逃走的情形。如何拔刀刺賊。如何跑到這寺院。如何得了惡夢。細細的說了一遍。那女子聽罷。又傷心起來。放着悲聲道。哎呀。倘若你昨晚有個好歹。我也不能和你同死。那教我怎麼對得住你。男德道。你不要這樣呆氣。天下事禍福無門。悲歡莫定。人生的苦處。全在這喜怒哀怨。四箇字的圈兒裏頭。拌來拌去。好不可憐。況且我們經了這點小小風波。那值得傷心不了。這時那女子聽了他這番勸解。就拿着雪白的手帕兒。抹乾了香淚。低聲說道。照你這樣說起來。到是沒有什麼傷心的事體。俗界悲歡。莫非妄念。還是定了心。快在此地拜謝上帝的恩罷。男德忙道。你還是這樣愚蠢。我平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帝。那女子忽然呆看着男德。不懂甚麼緣故。他說出這樣奇怪的話來。男德又道。我們去到神龕面前。好將這

道理細細的講給你聽罷。那女子就拉着男德的手。走了十多步。來到神龕面前。雙雙坐下。男德便開口說道。這世上的人。天天說甚麼上帝。你以為真有什麼上帝麼。不過因為上古野蠻時代。人人無知無識。無論甚麼惡事。都要去做。所以有些明白的人。就不得不已。胡亂檢個他們所最敬重的東西。說些善惡的報果。來治理他們。免得肆行無忌。那裏真有個上帝的道理呢。我從前幼年的時候。有一禮拜日。跟我的父親做去禮拜。只聽得那主教說道。凡人倘若時常敬重上帝。有錢的時時拿些錢來。放在寺院鐵箱子裏面。將來他父母死後的靈魂。就會上昇天堂。想他這種荒唐的話。那時我就有些不信。那女子道。我看來你這種見解。恐怕有些不對。你看世上的人。有一個敢不尊敬上帝的麼。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十分可憐。世人迷信宗教的苦處。又道。你還不信嗎。待我再講把你聽。就明白了。這上帝到底是有無。我也沒有憑據。我定說沒有。料你心裏還是不信。我現在只好把不可迷信上帝的道理。說把你聽罷。即或就是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管理人間的萬般事體。我也不必天天去對他燒香磕頭。譬如地方上有一位明白正直的君子。我也是一個正直明白的人。但是我不送些錢財禮物。把他又不

天。天。去。巴。結。他。難。道。那。明。白。的。正。直。君。子。就。說。我。是。惡。人。不。成。麼。世。界。上。那。班。無。惡。不。作。的。東。西。到。天。天。去。拜。上。帝。一。出。禮。拜。堂。便。捉。殺。人。刀。難。道。上。帝。受。了。他。的。恭。維。就。恕。過。他。的。罪。惡。嗎。我。想。那。裏。有。這。種。卑。鄙。無。恥。的。上。帝。呢。那。女。子。道。不。信。上。帝。人。生。在。世。就。該。信。仰。甚。麼。呢。男。德。道。照。我。看。來。爲。人。在。世。總。要。嘗。時。間。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會。什。麼。上。帝。什。麼。天。地。什。麼。神。佛。什。麼。禮。義。什。麼。道。德。什。麼。名。譽。什。麼。聖。人。什。麼。古。訓。這。般。道。理。一。定。要。心。地。明。白。真。理。脫。除。世。上。種。種。俗。見。的。人。方。才。懂。的。這。時。那。女。子。道。我。從。來。沒。聽。過。這。番。議。論。所。以。也。就。隨。着。俗。人。之。見。人。云。亦。云。好。像。呆。子。瞎。子。聾。子。啞。子。一。般。不。會。用。自。己。的。知。識。去。想。想。真。正。的。道。理。現。在。我。才。算。是。大。夢。初。覺。了。這。時。男。德。心。裏。暗。想。道。這。個。女。子。到。是。十。分。聰。明。那。女。子。又。道。叵。我。從。前。也。曾。聽。人。講。過。東。方。亞。洲。有。個。地。方。叫。做。支。那。的。那。支。那。的。風。俗。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更。有。可。笑。的。事。他。們。女。子。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脚。用。白。布。包。裹。起。來。尖。聳。聳。的。好。像。那。猪。蹄。子。一。樣。連。路。都。不。能。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男。德。答。道。你。不。要。去。笑。他。們。罷。你。看。我。們。歐。洲。的。人。那。一。個。不。迷。信。上。帝。花。費。無。數。的。銀。錢。

不去救濟貧民單單的造些這無用的寺院。無論甚麼混帳忘八蛋也想着巴結巴結上帝。就好超昇天堂。說起這班婦女把好好的腰兒細得這般細。好像黃蜂一般。還要把許多花草鵝毛首飾頂在頭上。你只曉得那支那人敬神包脚的醜風俗。倘若世界上有了不信上帝不細細腰的一種人。也就要恥笑我們歐洲人了。這時那女子聽說一句也不能回答。呆呆的不做聲。男德就問道。你會讀過幾年書呢。那女子答道。我十二歲的時候。曾在本村裏公立的高等女學校卒了業。那時候我還想讀書。怎奈我姑母不肯。他道。像你這樣縹緲的女孩兒。何愁弄錢。還怕沒有金屋住嗎。我就說要讀書學習些學問才好。他就大怒起來。罵道。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男德聽到這裏。心裏越發起敬。說道。我還不知道姑娘的高姓大名。那女子答道。我姓孔。名美麗。請問官人的姓名來歷。男德想了一會。答道。我姓明。名男德。家住巴黎城。只因出外游歷。來到此地。那女子道。官人遠客他鄉。就不思念雙親麼。男德心裏也知道他是女子的性情。只好答道。大丈夫四海為家。俗言道。人間到處有青山。還怕沒葬身之所嗎。我們也不必講閒話了。早些商量將來的一切事體罷。二人唧唧咕咕的商量了好一會。就拉着手走。

出去了。不言不語的走了幾點鐘。轉灣抹角。不覺經過六七座村莊。後來走到奇烈客地方。乃是一個通商鎮市。男德就和美麗走到一家雜貨店。剛進門。就碰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者。男德連忙上前施了一禮。說道：先生。小生有一件事。前來奉求。不知先生肯麼。那老者道：客人但講無妨。男德道：小生巴黎人氏。姓項。名仁傑。這是我妹子。名兒叫做春英。本來父子三人到此游歷。一日我的父親獨自一人出去。說到野外游山玩水。不知什麼緣故。我兩人在鄰村的客棧裏等了多時。都不見他回來。現在我兄妹二人。身上一文沒有。所以來到寶號。想暫且借住幾天。找些工做。順便漫漫打聽父親的消息。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那老者尋思道：現在鄉下正是盜賊縱橫。他二人的父親。恐怕有些不妥。又只見男德是一個魁梧的男子。那美麗也是一個美貌的女流。就動了憐愛的心腸。即忙答道：可以的。請坐。不要客氣。說罷。就對用人說道：快些去整備菜飯。給客人吃罷。不多一會。那用人拿了一些飯菜進來。每人一碟子鹹牛肉。一碟子鮑魚湯。一大塊麵包。牛油。另外還有一大杯葡萄美酒。主客三人。就放量飽餐一頓。吃罷。那老者對男德道：你今晚就在這店裏住下。不用客氣。令妹就和我一陣。到我家裏住罷。二

人聽說喜出望外。就同說一聲多謝了。男德就對美麗說道：你跟這位先生到他家裏去罷。說罷，就先和那老者握手爲禮。隨後又和美麗握了手，說道：再會。那老者和美麗也都說一聲就此少陪，轉身去了。男德就跟着一個用人，來到一間柴房裏面，和用人閑話了一會。那用人出去，男德就將房門門好，即忙在衣衫袋裏摸出他的小刀子，看了一眼，又收起來，就四面一望，忽然看見光閃閃的一把破柴的大刀，急忙在床上拿一條絨氈，將那把柴刀包裹起來，夾在脅下，推開窗戶，門來到院子裏，探頭一看，就扒在一棵榕樹上，縱身一躍，就飛似的跳出了這店裏的院牆，一直去了。到了次日早晨，那老者忽然看見男德，幽閒自在的拿着一把破柴刀，走回店來，就忙問道：你往那裏去了？怎麼這刀上就有了一些血痕呢？男德忙施一禮，答道：我今早去到山上斬柴，忽然遇着一匹惡狗，前來咬我，我就一刀將他分爲兩斷。那老者見他這般勇敢，心中十分歡喜，說道：你就常住在我這店裏，每天去砍些柴來，令妹就住在我家，打掃房屋，不知尊意如何？男德就忙答道：既承先生這般厚意，那有不從命的道理。那老者見男德這般有情有理，也就格外滿心樂意。次日早晨，那老者正到店裏，只見他的孩子約莫十二三歲。

名兒叫做克德。笑呵呵的手裏拿着一張報紙說道：「阿爺呀，你看今天的難與，乃爾報裏面有一張好畫兒，實在是怕人。那老者接過來看時，乃是一張刺客圖，又將圖畫旁邊的那條新聞着實細看了三四遍，便喜氣洋洋的好像一文錢買得一隻金牛一般口裏還自言自語道：『不料你這混帳忘八蛋也有今日。』說罷就將那報紙放在衣衫袋裏，便携着他的孩子一同回家去了。却說男德自從這天上午在店裏吃完了飯，就提着一把柴刀和店裏的用人一同去倒村外砍柴，只見一人急忙來和那用人施了一禮，那用人道：『你這樣忙着那裏去？』那人道：『昨天非爾士村衙門出了賞格一條，倘若有人拿住刺殺村官滿周狗的兇手，就賞銀五萬兩。我現在正要找這樁財喜去，說着急忙抽身去了。』男德聞說也不放在意中，只管砍柴，一直到日落西山，萬家燈火的時候，才將柴細好挑回店裏，正要將柴放下，只見那老者笑呵呵的迎出來，急忙將柴接下來，說道：『請你快些同到我家，有點事體相商。』這時男德心裏也猜不出是什麼事體，只得跟他同去，心裏尋思道：『大丈夫做事當磊磊落落，自己發願自己受用，即便我把他送到衙門害我一命，這也原來是我甘心情願了，沒有懷恨他人的道理。』一面想，一面走，不覺

已經來到門前。走進門去。只見客廳裏擺了一桌酒席。男德心裏越發見疑。想道：他一定是弄醉了我。就要動手了。那老者說道：請坐。男德不慌不忙的道聲多謝。就坐下了。不多時。忽見一位婦人出來。看來是有四十多歲。却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老美人。男德就知道一定是那老者的家主婆了。即忙站起身來。和他握手爲禮。一會兒。又見美麗笑容可掬的走出來。那秋波一轉。直靨着男德。男德也歡歡喜喜的上前和他握手爲禮。說話之間。主客五人依席坐下。各人都十分歡喜。男德雖然心裏有些意外的事情。但是他乃一個磊落丈夫。這點小事。也就不掛在臉上。這時美麗的心裏是怎麼樣。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了。各人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美麗忽然對着男德說道：哎。我不知何時。可以報答你的恩賜。男德就用腳輕輕的踢了美麗的腳。一下。笑着說道：我們兄妹之間。講甚麼報恩呢。你不要多吃酒罷。同席各人聽得他兄妹二人這一番話。也都摸不着頭腦。男德即忙扯着閒事。說了一會。遮蓋過去。大家散席之後。那老者就對男德說道：請你去到我的房裏。有些事情和你商量。男德答一聲從命。立刻就站起身來。跟他走進房裏。只見那老者緊緊的將門門好。把兩隻手一齊伸在衣衫袋裏去。

摸一件東西。這時男德就將身立正。恭恭敬敬對那老者拱着手。說道：小生來的時候也知先生的用意。先生相待厚恩。小生還一絲未曾報答。但是我這可憐的妹子孤身無靠。還求先生發點慈悲心腸。好好的看待他小生。這就放心了。那老者聞說。就微微的一笑。說道：請你莫要多疑。我豈是那謀財害命的一流人物嗎？說着就在袋裏摸出一張難與乃爾報來。用手指着一條地方。新聞笑呵呵的說道：請你自己看罷。男德接在手裏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村官被刺

前晚十二點五十分鐘。非弱士村。村官滿周苟。從親戚處回家。剛走到花園裏。後門旁邊。就被一兇漢扭住。大喊了一聲。家人聽見。即忙開門一看。只見村官尸身。已分作兩斷。係用大刀從左肩一直劈到右邊腰下。那家人剛開門的時候。還瞥見一個青年男子。提了一把破柴的大刀。飛奔去了。現在該處衙門。已出示曉諭各處密拿該兇手。按律嚴辦。並懸有賞格。如有查知該犯蹤跡來報者。賞銀百元。生擒到來者。賞銀五萬元。目下各處鄉民。聞此警報。莫不思尋獲該犯。以得此次巨賞云。

男德看罷。心裏尋思道。這老者明明知道是我弄的。這到奇怪。怎樣他就會知道了呢。要
知道這老者是什麼意思。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

話說男德看罷新聞。便開口對那老者問道。你何以知道此事呢。那老者道。請你坐下。待我慢慢講來。十四年前。我有一個姪女。嫁了非弱士村裏一個商人。兩年前。他的丈夫去。到外洋。經商。攢了些錢財。回來。却被那村官滿周苟。威風嚇詐的。逼得精光。還是兩手空空。因此他丈夫只得再出外洋。做工覓食。一去數月。音信不通。目下那女孩兒的日食費用。還靠著我幫貼他一點。男德聽到這裏。心裏想道。原來是如此。那老者又接着說道。你看那村官滿周苟。這樣狼心狗肺。我心裏大為不平。也曾百般設計。想出這口毒氣。不料昨。日。晚上。我姪女歡天喜地的。跑到我家。說道。現在有人替他出了氣的話。他曾說這樁事體。十分奇怪。早幾天。就有一個好像告化子的人。來向他告化。他曾將這事說。把那人聽了。那人就即刻氣的了。不得說道。要替他出氣的話。他說的那人。衣。衫。像。貌。到。正。和。你。一。般。我。那。時。心。裏。也。就。明。白。便。將。閣。下。的。來。歷。說。給。他。聽。了。今。天。我。見。這。報。紙。就。知。道。一。定。是。閣。下。無。疑。了。男。德。聽。到。這。裏。忙。問。道。怎。麼。令。

姪女不來見我呢。這時老者聞說，便手摸着白鬍子，搖搖頭，長歎一聲道：「這也不必說了。男德道：但講無妨。這沒什麼打緊。」老者長歎一聲道：「說起這惡了頭來，實在令人可惱。他聽我說出你的下落，他就說出吃矢的話來。男德道：他說什麼呢？」老者道：「他說現在官府出了告示，說是有○人○拿○了○他○就○可○以○得○五○萬○賞○銀○我○們○正○在○窮○到○這○樣○地○步○何○妨○趁○着○這○個○機○會○去○發○這○筆○大○財○好○比○順○手○牽○羊○了○我○聽○他○這○樣○說○來○就○不○由○的○大○怒○痛○罵○他○一○頓○他○還○不○服○反○口○就○罵○我○窩○藏○匪○類○的○話○氣○憤○憤○的○回○家○去○了○男○德○聽○說○就○兩○淚○汪○汪○一○言○不○發○老○者○勸○着○男○德○道○仁○傑○你○也○不○必○傷○心○像○他○這○樣○沒○有○良○心○的○了○頭○也○不○放○着○和○他○計○較○我○看○閣○下○這○樣○豪○俠○將○來○必○定○能○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惜○我○已○經○老○得○這○樣○不○能○幫○着○你○了○現○在○那○惡○了○頭○既○然○知○道○你○的○下○落○又○受○了○我○一○番○臭○罵○必○定○要○張○揚○出○去○倘○若○狗○官○們○得○了○風○聲○到○還○不○妙○我○想○幫○點○盤○費○與○你○好○快○些○逃○到○別○個○地○方○暫○且○一○避○再○作○道○理○你○道○如○何○男○德○聞○說○便○道○先○生○這○樣○過○譽○小○生○怎○麼○當○得○起○小○生○不○過○不○忍○眼○看○着○同○胞○受○種○種○的○苦○難○束○手○不○救○心○裏○就○過○不○去○老○者○又○忙○說○道○這○是○男○兒○分○內○事○你○總○要○實○心○實○意○的○做○着○去○莫○學○尙○海○的○那○班○志○士○有○口○無○

心的人才好哩。男德即忙拱手答道：小生謹領先生的教訓。我項仁傑生在世界上，這世界上甚麼時候才能夠太平。甚麼時候才能沒有不平的事。沒有沒良心的人。我都不管這些。但是我項仁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聽他過去。老者聽到這裏，便開口嘆道：哎，我和你初見面的時候，不過看着你是一個無歸的窮漢，倒不料你乃是一個義俠男兒，真是有眼不識太山了。男德道：先生正是一位人老心不老的大英雄。小生年輕才淺，先生這般誇獎，真是有愧了。那老者忽又傷心道：諒這世上種種可慘的人，做出種種可慘的事來，我們天天活在這種可慘的世界上，和這種可慘的人交接，若是聽他壞去，不肯設法補救，這一生一世，到容易混過去，只怕來世投胎，次是要再到這可慘的世界上度日，如何能丟得去呢。可恨老夫此生休矣，你們青春年少，正是後生可畏之時，還望努力自重才好。男德見他這樣傷感起來，就想安撫他一番，說道：哎，先生自古道：良馬雖老，志在千里；人生在世，只怕沒有志氣。那有傷心年老的道理呢。你且看世上的翩翩少年，外面看起來，到是不老，其實心裏已經死得透了。頂不過是一個死尸，天天能載在世上活動罷。

了這等久。實在是可憐哩。像先生這種白髮蒼顏如火如花的。老年有什麼傷心的呢。老者聽男德這樣說法。只好收了眼淚。抖起精神。現出一種很快樂的樣子。這時老者心裏那一種佩服男德的意思。也不知說甚麼話才好。男德又問道。我的妹子也曾知道我這番事情麼。老者道。我沒告訴他。想還不會知道。男德急忙道。請先生千萬別要將這件事叫他知道了。那女子的性情。他聽見了這樣的事。又不曉得要驚嚇到什麼樣兒。現在我想先去尙海。隨後就回到家裏。老者道。這到也好。尙海那地方也有許多假志士。順便到那裏去走一遭。看看他們到底做些什麼事體。男德也不理會這句話。便道我去之後。我的妹子就托先生照料。日後他的親事還要先生留心。則個。那老者一一答應了。男德便在袋裏取出一小小方塊紙和一枝鉛筆來。寫了幾行字。交給老者說道。這就是我朋友的住處。先生要打聽得家父的消息。就由這地方寄信與我。管不會錯的。老者接過來。就放在衣衫的袋裏。順手拿表一看。說道。現在已經八點鐘了。開往尙海的輪船。照例是九點鐘開途。我現在叫人去店裏取你的舖蓋行李來。請你這裏略候片時。男德忙說道。請先生不要露了風聲。使我妹子知道才好。老者道。我知道。

的說着就出去了。男德默默無言，獨自一人坐在房裏。忽然聽得門外有一陣脚步聲，不多時只見就是這如玉如花的美麗，拭着眼淚跑進來，急忙將身坐在男德傍邊，伸手將男德的手捨命的捏着不住的，弔下淚來，說道：「我的好朋友呀！你現在要到別個地方去麼？」男德微微的一笑答道：「我親愛的美麗呀！你怎麼會知道了呢？」美麗忙道：「還是那克德來告訴我的。」他說他的阿爹現在去找人到店裏取行李，給你出門去，是眞有此事嗎？」男德答道：「不錯，但是望你就在這裏住下，我將來必定有個打算，你千萬別要傷心，恐怕損壞了身子。」美麗聽說越發傷心，起才低着聲音說道：「我怎麼好長住在這裏？我要跟你一同去。」男德聽得他這樣說法，就發了呆，不能則聲，只見美麗將自己的頭斜枕着男德的肩膀上，放聲大哭不止，不多時那老者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走進房來，男德就將美麗來到的話說了一遍，老者就笑呵呵的對着美麗道：「春英姑娘呀！你別要這樣傷心，好兄妹們有個分離，原來是難捨，但你哥哥現在也不是一去不復返的，不過是替我去到尙海探聽些生意行情，十天半月就要回來的。」男德也接着道：「我親愛的春英妹呀！請你別要傷心，我去半個多月就要回來的，你且住在先生家。」

裏無論甚麼事體。都要聽先生的教訓。才是。這時美麗含着眼淚。低着頭。合着口。一聲也不發。老者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說罷。就拿出五十兩銀子。交給男德。說道。仁傑兄。你且拿着這點盤費罷。男德接過銀兩。穿起外套。說道。現在時候不早。我就此告辭了。老者道。我已經吩咐用人。替你照應一切。請你和他一同上船罷。一路上諸事小心。早日回來。令妹的事。就擔在老漢身上。請你放心。便了。男德聞說。便笑嘻嘻的和老者握手告辭。又恭身對美麗親嘴爲禮。只見美麗哭得和醉人一般。老者見他兄妹二人。這般恩愛。難捨一陣心酸。也幾乎落下淚來。只是這無情的壯士。不肯停留。大踏步出門去了。要知男德去後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虜白手見閻王

話說男德自從那日晚上別了老者和美麗。由奇烈客起程。風平浪靜。一路就攔。走了十多天。才到尙海。船抵碼頭時。已經四點半鐘。男德便將行李挑起。去到一所客店。一直進去。將行李放下。那店小二即忙出來招呼。男德便開口道。請問寶號叫做甚麼名兒。我進來的時候。還粗心未曾聽着。店小二答道。這店叫做色利棧。便景。男德聽說。微微一笑。說道。世上有許多好字眼。怎麼都不用。偏要用這兩個醜字。掛在門外。做個招牌呢。店小二答道。這雖是兩個醜字。你看這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做這兩個字的走狗呢。就是這尙海的人。罷。還不是這樣嗎。男德道。你這話雖說得有理。但是這色字未免太俗了。不若改個名字。就叫做名利棧罷。店小二笑道。那名字雖也是人人所好。但是有了色。那名也就不要了。我看還是色字好。男德忙道。罷了。罷了。我現在名也不要。色也不要。只是要吃了。請你快去拿些好酒和飯菜。給我用罷。店小二答應一聲。是了。抽身就去到廚房。不多一會。即將飯菜齊備。拿來。說一聲。客人請用飯罷。即忙

轉身去了。這時男德一人坐下，自斟自飲。不覺飲到有了幾分醉意，就放下。將加里飯拿過來，吃了兩碟子。吃罷洗過了臉，就背着手，在房裏走來走去。心裏想到法國文豪講自由的一首傷時詩，口中就大聲念道：甘爲游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任他富貴到心頭。念罷就將外套脫下，掛在牆上，掩了房門，打開行李，剛將身睡下，只見窗外陰風颯颯，桌上寒燈火光如豆。正是客路淒涼的境界。忽然聽得屋門微微的響了一下，男德還不着意。猛然又瞥見一個黑影兒爬將進來。男德就斜着眼睛看注，口裏還假裝着大呼而睡。只見一個黑東西忽然緊起身來，忙把牆上掛着的外套拿下。男德就即忙翻身扒起，托地跳將下來。向那黑東西背後一閃，用力將那黑東西的頸子揪住。只是這黑東西的頸子不過只有手指頭粗，還是皮包着骨。男德想道：這到是一個甚麼瘦鬼呢？即便開口問道：你是甚麼東西？只聽得那黑東西急忙答道：我是一個人。男德又問道：你既然是個人，叫甚麼名兒呢？那黑東西又答道：我就是范桶。男德聽得范桶兩個字，到着了一驚，即忙撒開了手，問道：范桶哥，你怎麼就會到了這個地步呢？范桶就放聲大哭起來。男德見他這般景象，心裏也就替他可憐。目下正交

寒冬他還是身穿一件單衫。這件單衫新做的時候，到狠堂皇。可惜現在已經舊得七穿八爛。連身上的肉都遮不住了。男德說道：「范桶哥，請你就穿着這件外套坐下。將你這程子的光景說給我聽聽。」范桶也就扯着又破又黑好似抹布的袖子，抹乾眼淚，和男德一齊坐下。說道：「家父近年生意頗算得手，他也就生成的是個吝嗇祖宗，一錢如命。你是曉得的。因此到了今年四月結帳，就能夠積下了幾十萬家財。只望回到故鄉樂享田園。在無賴村裏也算得數一數二的富戶。誰料這剛住了一個多月，這富戶的聲名就轟傳出去。那村官葛士蟲就來到我家，派說道要開辦甚麼孤兒院。甚麼禮拜堂。向家父籌款十五萬。將來就可以保舉個功名。家父也知他是甘言相誘。但看他是一位官府大老爺和他爭執不得，只好低聲下氣。在荷包裏如數拿出。把他想家父平日一絲一毫都是疼惜的。忽然叫他拿出這樣巨款，怎不如刀割肉。雖說是敢怒而不敢言，也就因此日日愁窮積憂成病。到了五月十三半夜，忽然啞血而死。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嘆道：「唉，世上的守財虜到了這樣收場，也真是不合算了。」范桶又接着說道：「家父死後，我家裏也還剩下十萬多財產，不愁度日。不料我的堂伯父，只見家父一死，就來

到我家對我母親說道。家父從前出外做生意的時候。曾借過他七萬兩銀子。現在要來討賬。這時我母親就驚訝起來。說道。我只見阿桶的父親在時。還送錢與你。就是他臨死的時候。也未曾說到借你錢的話。我伯父聽說。就硬着頸脖子。兇狠狠的說道。凡人臨死的時候。心裏到糊塗了。那裏還記起這些事呢。那時我母親又道。他在生的時候。你怎麼不說起。偏要等到他死。無對證。就好來討這筆糊塗帳嗎。我伯父忙答道。只爲那村官騙了他許多銀錢。那裏還肯火上加油。因此。就將這件事體攔起。難道到了今天。就要搪賴不成。你不必多說了。倘若不快將銀子還我。就將這條老命。拚着你這富戶。我母親本來是個婦道。又生成膽兒小。怎敢和他計較。也只得忍着氣和他好言相商。但是隨後怎麼說好了。我也莫名其妙。到了六月間有一天。我母親向我放聲大哭一回。說道。兒呀。不知道你父親前世做了甚麼罪惡。要受人家這樣冤氣。哎。這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罷了。到了第二天。他忽然拿出六千兩銀子給我。說道。兒呀。你拿了這些銀兩。去到尙海。找個好學堂。學習些學問。日後好有個生路。你父親丟下的家財。都被奸人們騙盡。只剩下你一人。定要替爺娘爭氣。才是道理。現在你也已經長大成人。倘若再

過幾年。還是這樣游游蕩蕩。一事無成。我就不願叫你活。在世。上。免得把人家奚落。那時我就答應一聲。謹遵母命。將手接過了銀子。就跑到好友吳齒的家裏。約他作伴。同來尙海。當下兩人就動身上船。來到此地。在這死脈路一家客棧裏住下。到那些茶樓酒店戲館花園。一連玩了幾天。我就催吳齒和我去找個學堂讀書。他就引我去到一個學堂。那學堂門口。到掛着好幾塊某某先生的名牌。我就問他掛着這些牌子做什麼用的呢。他答道。一家學堂。有好幾位先生。掛出這些名牌。就是叫人家揀擇的意思。那時我又問道。我們打算揀擇那一位先生呢。他就指着當中一塊牌子道。這位靈心寶先生。是一個新科榜眼。在尙海。要算他最有名了。我聽說就歡天喜地和他一同進去。剛剛走進大門。只見幾個衣衫襤褸的大煙鬼。喊了一聲。我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麼。只管糊糊塗塗的。跟着吳齒上了樓。就有一位年方三六的佳人。輕身緩步的走出來。好似出水芙蓉一般。我一見就目迷心醉。拚命的看着他不扎一眼。這時吳齒就和旁邊那三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指着。我。唧唧嚶嚶的說了好些話。我也不會懂得。我就向吳齒問道。那位是靈心寶先生呢。吳齒沈吟了一會。指着那美人。便答道。正是這位。我那

時就待以師禮。叫一聲先生，將身爬下地，對那美人磕了三個響頭。只見他三人拍掌大笑起來。吳齒又對着那嬌人的耳朵低聲說了好一會，只聽得那婦人連答道：「知道了，知道了一時。」那美人拿煙奉茶，彈琴歌唱，百般恭維。我心裏尋思：「天下還有這樣好先生，曉得是這樣，怎不早些來上學讀書？如今未免悔恨太晚了。」大家又閒談了好一會，才起身回去。臨行的時候，那美人還捏着我的手，親親熱熱的送到門外，說些對不起，明天早些再來的話。我回到客棧，就問吳齒道：「這學堂裏教書的先生怎麼就有女的呢？」他答道：「這是尙海的規矩，沒什麼奇怪。你不懂得此地的規矩，我前年就和一个富家公子來到尙海，所以無論甚麼地方都認得甚麼規矩，都懂得你樣樣都聽着我的話做去就是了。」我就唯唯答應。那時我一夜也未會睡着。到了第二天兩點半鐘，才扒起身來，胡亂吃了些飯，趕忙又跑到那美人的家裏去了一連兩個禮拜，都是吃酒打牌，無邊的快乐。好像在天宮一般。隨後我又問吳齒道：「我離家的時候，我母親招呼我來尙海讀書，學習些學問。現在進了這個學堂，和這女先生玩了十多天，花去銀子一千餘兩，怎麼還未曾教我讀書學一點學問呢？」那時他答道：「讀書學問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算學罷。那小九九的算盤我們也都會的。甚麼天文地理更是胡言亂道了。有什麼可學的呢。若是英文德文俄文我們何必學。那外國人的話呢。這更是不消說的了。人生在世有幾十年光陰。何不快樂快樂。還要受罪讀什麼書呢。我老實對你說罷。我和你天天去的那個地方。並不是學校。就是一家妓院。那位女先生也就是一個妓女。我不知道什麼學堂。你果真要進學堂讀書。請你另外找一個朋友領你去罷。我就不敢奉陪了。那時我便道。原來是如此呀。我也知道玩耍比讀書快樂。剛才不過是那樣說。當真就要去讀書嗎。你且不要見怪。我們再到那好學堂裏去罷。他聽了便破顏一笑。道聲好兄弟。即忙牽着我的手。走出門外。一直又到靈心寶家中。頑耍一回。朝歡暮樂。轉眼又過了兩個禮拜。那時吳齒又引來他一個好友。姓豬的。和我既會。從此三人同行。十分密好。好似膠漆一般。大家應酬來往。一共又用了千金。吳齒便向長說道。我們帶來的川資。現在不過一月已經用去將近一半。長久如此。不想個法兒。怎生是好呢。我道。你看想個甚麼法兒。他道。把銀子放在身邊。一點利息也生不出來。用了一分便少一分。不如給我拿些去。到巴黎開一個煙店。好賺點利錢來使用。那本錢還可以永遠留

存。我道這是一個頂好的法子。可以使得比時就拏出二千兩銀子。交與吳齒。第二天他就動身去。到巴黎。一連兩個月。也沒一封信來。這時候我身邊的銀子。已經用得精光。那靈心寶。見我手中無錢。也就改變心腸。我去到那裏。不是說不在家。就道有客不使相會。即便見了面。也無非是冷言冷語的譏誚。一頓到了。隨後我越發窮苦。衣帽不周的時候。連門也進不去了。這時我正是追悔無及。傷心不了。天天坐在棧房裏。眼巴巴的望着吳齒的信來。一日傍晚。去到門外閒步。以解愁悶。忽見前面來了一人。好像無賴村的一位好友。即忙上前招呼。只見那人道。范桶你還在這裏嗎。你的母親已經死了。我聞得心如刀割。待要問個詳細。那人一言不答。竟自去了。我回到棧房。大哭了一頓。這時正是家敗人亡。我范桶舒服了一生。到此也就是初次傷心了。要想回家探看。怎奈一文沒有。便叫插翅難飛。那棧房的主人。見我欠他店帳二十餘元。分文不繳。即便趕我出來。到處漂流。告化度日。恰好今天傍晚。在這客棧門前。看見老兒進得棧來。身上還帶着些財物。因此冒昧前來。范桶說到這裏。又放聲大哭不止。男德見他這般光景。便開口勸道。范桶哥。事已到此。不必傷心。我在此也不過四五天。就攔就要回到巴黎。

你可隨同我去看那吳齒到底是個什麼光景。若能索得些須。隨後再回家探看不遲。今晚你就此和我同住。明天再去替你買幾件衣衫穿着。范桶聽說立刻悲去歡來。破涕爲笑。說一聲蒙哥哥這樣厚待。這就感謝不盡了。當晚二人一宿無話。次日早起。洗了面。吃了飯。正要出去。只聽得有人敲門。男德即忙開門問聲。你來做甚。那人答道。小人是賣衣服的。男德問道。你有綿袍子麼。答道。樣樣俱全。請客人揀擇便了。男德便打開衣包。揀一件新布綿袍子。問范桶道。你看這件何如。范桶道。好好。男德問那人道。這件衣要多少價呢。那人道。不說虛頭。價銀十元。男德便如數給了。那人接着銀子。拴起衣包。出去。范桶便穿上這件綿袍。和男德出得門來。男德便道。我們到書坊裏去看看。有什麼新出的書籍。買些兒回來看看。消閑說着。放步前行。不多一會。到了好幾家書局。看了一些兒的書。却都是從英國書譯出來的。沒有一部是法國人自己做的。譯的文筆。還有些不甚通順。男德尋思道。我法國人被歷代的昏君欺壓。已久。不許平民習此治國救民的實學。所以百姓的智慧。就難以長進。目下會是革了命。正當思想進步的時光。但是受病已久。才智不廣。不能自出心裁。只知道羨慕英國人的制度。學問。這却也。

難怪我二人暫且回去罷。說着二人就携手回到客廳裏。吃過了晚飯。男德便拿一張本日的報。剛看了幾行。便怒容滿面。范桶道。哥哥爲何動氣。男德道。范桶哥有所不知。你想我們法國人從前被那烏國王。踐踏得多般利害。幸而現在革了命。改了民主的制度。你看還有這樣不愛臉的報館主筆。到了現在。還要發些袒護王黨的議論。我看這樣人。那算得是我們法蘭西高尙的民種呢。說罷。怒猶未息。心中暗想道。這班賤鳥物。一朝撞在我男德之手。才叫他天良發現。男德正在那裏自言自語。轉眼看范桶時。已撲在桌上。齣齣的睡熟。男德尋思到我剛才的話。真是對牛彈琴了。便叫聲范桶哥醒來。范桶猛然立起。應道。甚麼甚麼。男德道。我們早睡罷。明日還要早起動身哩。說罷。二人解衣睡去。翌日天明。男德便叫范桶同起。吃了早飯。二人收拾行李。動身上船。這尙海由水路到巴黎。足有一千餘里。十日順風。一路無話。到了巴黎。男德便將范桶帶回自己家中去了。要知男德回家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

却說明頑自從他兒子離家以後。音信不通。未免心如刀割。只得自己尋思。到這樣門衰祚薄。時運不齊。到怨得誰呢。振日裏自家七上八下的胡思亂想。總要設法光耀門庭。忽一日異想天開。得了一條妙計。立刻將所有家產。典變得精光。設法行賄。謀得一縣官之職。馬上耀武揚威。東欺西詐。混到年終。攢了好些銀錢。又招了一個義子。正在逍遙度歲。不料男德忽然回來。明頑一見。又怒又喜。說聲我的愛子呀。你這幾年到甚麼去處。叫我把眼睛都望瞎了。家裏人都說你是得了瘋病。那後園的字。是你題的麼。男德答道。父親呀。我到尙海。話猶未了。明頑便厲聲罵道。哼。你真是不孝了。古人道。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你竟不辭而去。這等膽大妄爲。你到在尙海一年做甚。男德道。我往尙海。不過游歷。并無他事。求父親恕過。明頑道。既往不咎。但從今以後。你要在家中安分守己。孝順我一些。我現在已做了縣官。你還不知道罷。男德也不去理會他。這話便道。范桶哥現和我一陣來到門前。父親肯令他進來麼。明頑聞說。便埋怨。

道。自從他搬下鄉去。一年未見。把我想壞了。今日駕到。怎不和他一陣進來。還叫他在門前等候。做甚。你且快去請來。罷。男德轉身出去。不多時。和范桶一同進來。對明頑各施一禮。坐下。男德便將范桶破家落魄的情形。對明頑細說一遍。明頑立刻瞪了眼。變了色。男德又道。父親肯令他在我家住麼。不料明頑陡起惡心。忙將范桶推出門外。轉身向男德罵道。你要帶這等窮鬼到家做甚。男德道。父親息怒。常言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望父親發點慈悲。留他在我家暫住。替他找點工做。免得世界上又多一個漂流無歸的閑漢。明頑道。那樣賤東西。就留在家裏看門。也是不中用的。我那有許多閒飯。養這班窮鬼呢。說罷。便獨自進房去了。男德只好走到門外。只見范桶抱頭痛哭。男德便在袋裏拿出幾塊銀錢。交給范桶。說道。你不必傷心。暫且去尋客寓安歇。明日我和你尋獲吳齒。再做道理。范桶拜別而去。次日二人尋得吳齒住處。怎奈吳齒推托烟店虧空。不肯收留。范桶幸得有男德赤心苦口。百般勸懇。吳齒方才應允。男德便向范桶吳齒各施一禮。告別回家去了。一連幾個月。男德都在外邊交朋覓友。一些空兒。也沒得到了。五月十八號晚九點半鐘。剛從外面回來。忽然接到一信。信面寫着頂。

仁傑先生收啓。男德即忙拆開看時。只見紙上的細字。好像絲線一般。上寫道。

男德愛友足下。與君別後。美麗靈魂隨君去矣。久欲奉書。又恐增君懷白之感。是以逡巡不果者屢月。今以忍容無已。敢訴衷曲。自覩君顏。即傾妾心。高情厚義。誠足爲吾法蘭西男子之代表。妾數月以來。心爲君摧。淚爲君枯。身體爲君瘦損。腦筋爲君迷亂。每日夜八萬六千四十秒鐘。妾之神經。未有一秒鐘遺君。而他用也。妾非不知君負國民重大之義務。敢以兒女之情。擾君哀樂。惟妾此生知己。舍君莫屬。私心愛慕。不獲自解。山海之誓。此心如石。妾身孤苦。惟君見憐。春花秋月。人生幾何。勿使碧玉命薄。遺君無窮之痛。此尤妾所傷心預揣者也。言不盡意。惟君圖之。不宣不具。 千七百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七號燈

下美麗拜上

男德看罷。將信捏在手中。默默無言。獨自坐了一點多鐘。才將信折好。藏入衣箱裏面。脫下外衫。直到臥房安歇。睡到次日紅日三竿。才扒起身來。盥洗甫畢。就走進書房。急忙寫了一信。交給用人。送到郵政局去了。此時業已鐘鳴十下。各種報紙均已到齊。男德便隨手拏一張巴黎

日日報。躺在藤椅上。細看巴黎新聞內。有一條題目叫做命案不明。男德再朝下看來。道是。前晚十一點五十分鐘。忌利爐街第三十七號門牌某煙店主人吳齒。到警察局報稱。素與他同居的朋友。不知所得何病。霎時身故。昨日午前。警察局委員往驗尸身。毫未受傷。但亦斷非因病而死。警察局以情節離奇。隨即招醫生古律士前往剖尸細驗。始知係中海。婁。漢。爾。之。毒。而。死。按海婁漢爾俗名叫做耶穌壽節薔薇。乃是一種樹根的毒汁。初吃下的時候。並不發作。待吃着有油質的東西。就立刻毒發。嘔吐不止。頭部昏暈。腹痛脛響。至遲七點鐘以內。無不喪命。此案死者年方二十四歲。至如何了結。詳訪續錄。

男德着罷。哎呀了一聲。又尋思道。這必是范桶哥被害無疑了。他本在尙海。我勸他來到巴黎。以致遭這奸人的毒手。我若不去替他報復。這場冤仇。怎地對得住他呢。男德主義已定。正要動身。適逢用人來請去吃午飯。男德胡亂應了一聲。用人去後。男德便在衣箱裏。取出一柄小刀。藏在衣衫袋裏。轉身向外。還走不上四五步。將近書房門口。只見他父親面無人色。氣很很的跑回家來。正迎著男德。急忙用手將男德推進書房。坐在椅子上。便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

道的畜牲。好生膽大。你想送却你一家人性命嗎。男德道。是甚事體呢。明頑又道。但這幾個月。日日夜夜。在外亂跑。我就有些疑心了。怎料你果然這般不忠不孝。男德又問道。到底是怎地呢。明頑又道。你還假裝不知道嗎。後天的事體。我都一一知道了。男德道。到底你知道的是什麼事體呢。明頑道。方才聞吳齒說道。那雅各伯餘黨。又約定後天晚間起事。他說你也在這黨。並從前曾百般勸他入夥。他不肯聽從。男德聽到這裏。便道。並無此事。我要去尋獲吳齒。問個明白。明頑道。你別出去。我不管你有無此事。但自此以後。你不可出門一步。說著便呼喚用人。將男德鎖在書房裏面。一日三餐。都叫人送進去。房門窗戶。派人晝夜嚴守。好似看賊一般。這話休絮。看官。你道這雅各伯黨。乃是一個什麼黨呢。原來法國自革命以後。民間分爲兩黨。一個是王黨。這時雖是共和政治。却是大總統拿破崙。大權在握。這班王黨。就迎合拿破崙的意思。要奉他做法蘭西專制皇帝。一個就是雅各伯黨。這黨的人。要實行民主共和政治。不承認拿破崙爲皇帝。拿破崙會派兵打散該黨。但這黨的人。個個都心堅似鐵。那肯改變初志。那夥餘黨。分散各城各鎮。聯合同志。到處秘密結會。總會設在巴黎。會黨有了好幾萬人。政府一些

兒都不知道。會中定了幾條規矩。便是。

第一條取來富戶的財產。當分給盡力自由之人。以及窮苦的同胞。

第二條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和占奪他財產的權利。

第三條全國的人。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取回。

第四條凡是爲自由而死的遺族。須要盡心保護。

第五條法國的土地。應當爲法國的人民的公產。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占有。不准一人多

占土地。

這時入黨的一天多似一天。法國全境。都鬧動了。後來政府知道。就拿到幾個頭目。收在監裏。怎料這黨的人。不徒毫無懼色。還因此更加不平。各處激動起來。立意和這暴虐政府。勢不兩立。全國黨人。已經議定於本月二十一號同時起事。却被這明頑知道。走露了風聲。政府又拿去好些頭目。送了性命。從此民主黨漸漸微弱。王黨的氣焰。一時興盛起來。拿破崙就議出種種殘害志士。暴虐百姓的法子。真是慘無天日。一言難盡了。這時男德還囚在家中。聽見這些

傷心慘目的事體。你道是何等難受。光陰迅速。不覺換過了四年。到了年終十二月二十號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有一用人拿晚飯進來。男德一見便定了神。只見那用人將飯菜放在桌上。笑容可掬的來和男德握手爲禮。男德忙開口問題。你倒是什麼人。那用人道。小弟就是克德。哥哥竟懷忘了麼。男德大聲道。不錯。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疑心是你。不料果然是賢弟到此。但不知令尊大人。現下光景如何。克德一聞此話。便淚落如雨。男德道。賢弟不必傷心。但有些兒不平的事體。請告訴我。我自有個主張。克德便拭著眼淚硬着喉嚨道。家父已歸地下矣。男德聞說。也未免傷感一回。只見克德眼落不止。男德開口勸道。人生在世。都有必死的運命。你今哭死也是無益的。克德道。家父死得冤屈。與他人不同。怎不令我傷感。男德聞說。忙問道。令尊大人。到是怎地死的。克德道。說來話長。年前六月間。那非弱士的村官。見年長日久。還未捕獲。刺殺前官滿周狗的兇手。心中甚是納悶。特地又加出些賞格。這時我那堂姐財使心迷。就去報了官。說家父會收留兇手在家。官府聞說。一面給他賞銀。一面差人將家父捕去。家父就當堂數着那班狗官暴虐貪贓的劣迹。罵不絕口。那村官一時又羞又怒。做聲不得。臉上紅一

陣白一陣口中喃喃的道你藐視官長。這還了得。馬上就招呼退堂。次日便將我父定罪斬首。男德聞說。按不住的無名業火。陡然高起三千多丈。巴不得立刻就去替他報仇雪恨才好。克德又道。那時家母乃是婦道。我又年少無知。這就不能奈何他。到了上月。家母就對我說道。自古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知道嗎。況且我們法蘭西。久比不得那東方。支那。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聖主。仁君看待。你父親的仇人。你是曉得的。我要將家產變賣乾淨。和你去到巴黎。尋找項仁傑哥哥。商量一個報仇的計策。你父在生時。曾號過他是一條好漢。必不肯付之不理。那時我就唯唯聽命。母子三人。商議已定。便動身來到此地。在三保爾客棧住下。一連尋找幾日。才知道哥哥的真姓名。真消息。即便裝作尋做粗工的。來聽府上使用。恰好今晚送飯的用人。得病回家去了。因此小弟才能夠乘間替他到此。家母還要乘趁沒人的時候。悄悄地來和哥哥商量此事。男德聽他說罷。才曉得他的來意。心中喝采道。似他母子三人。這般苦心報仇。到也難得。男德沈吟了一會。便開口向克德道。報父冤仇。原不可不報。但自我看起來。你既然能捨一命。爲父報仇。不如索性大起義兵。將這班滿朝文武。檢那黑

心。肝。的。殺。個。乾。淨。那。不。但。報。了。私。仇。而。且。替。這。全。國。的。人。消。了。許。多。不。平。的。冤。恨。你。道。這。不。是。一。舉。而。兩。得。麼。克。德。聞。說。尋。思。多。時。說。道。哥。哥。言。之。有。理。但。家。母。在。此。待。小。弟。稟。知。然。後。行。事。男。德。道。這。就。使。不。得。婦。人。們。見。識。必。短。只。知。道。報。復。私。仇。說。到。一。國。的。公。仇。若。不。情。願。時。反。怕。誤。了。大。事。你。若。肯。依。照。我。的。主。義。明。日。再。來。我。自。有。個。計。較。但。是。這。話。千。萬。不。可。告。訴。第。三。個。人。只。你。我。二。人。知。道。便。了。克。德。一。一。答。應。轉。身。出。去。要。知。明。日。男。德。畢。竟。說。出。什。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

話說男德向克德所說的話。克德都一一應承。便道這飯菜拿來多時。哥哥請用罷。男德應聲。隨即胡亂吃罷。克德收拾碗碟七箸。告別去了。剛出書房門口。男德又大聲喚道。克德兄弟回來。克德聞聲。即忙轉回到男德面前道。哥哥呼喚小弟回來則甚。男德道。並無別事。就是我的妹子。目下光景如何。還未聞你說及。克德聞說。便兩眼通紅。半天做聲不得。男德忙道。到底是怎地了。克德道。我那可憐可愛的姐姐呀。他本招呼別將他的事。告訴哥哥。今哥哥問及。也隱瞞不住了。一發告訴哥哥罷。他自從與哥哥別後。終日蛾眉雙鎖。寢食不安。到了大前年六月四號。他看見報說道。離非弱士村不遠。有個村莊。叫做浪斯培村。裏有個姓任的老寡婦。和那姓張姓李的三人。夜半去到鄰村打劫。被人拿獲。三人一齊喪命。他便沒來由痛哭一回。住在隔壁的丫環。聽見他臨眠之時。叫了哥哥幾聲。那聲音漸漸微細。便沈睡去了。到次日早晨。家母走過他房裏探望。只見他還未起身。恐驚醒了。他便轉身出來。直到鐘鳴十一下。還未見他。

出來。家母又去叫他。怎料一揭開紗帳。男德聽說。便接口道。揭開紗帳。便怎樣了。克德又道。只見他用一條絨氈。將全身遮蓋。家母便不敢揭開。轉眼一看。忽見榻旁有幾滴鮮血。急忙跑出門外。嚇得連舌頭也掉不轉來。恰逢家父走出來。見這事有些蹊蹺。即忙進房探望。見房中毫無動靜。揭開紗帳。便吃一驚。又將絨氈揭起。只見他鮮血滿面。左鬢下刺入一柄尖利的剪刀。男德聽到這裏。便圓睜着眼睛。淚從眼角落雨也似的流出。用力握着克德的手。道。賢弟。你親眼所見。是這樣嗎。克德又道。是小弟親眼所見。那時口中還微微出氣。好似別教我哥哥知道的話。家父即忙一面吩咐小弟去請那馬利希離醫生。一面自己去報警察。不多時。馬醫生到來。看時。便道。剪刀刺傷腦筋。難以救藥。再過一點鐘。恐怕他就永辭人世了。家母聞說。兀自傷心起來。馬醫生道。姑且抬到醫院。施些醫藥。以盡人事罷。剛說之間。警察到來。驗過傷處。確係自殺。旁處更沒動靜。隨即打開他的衣箱檢查。亦毫無形迹。隨後從貼身衣袋裏搜出一封書信。取出看時。乃是一張殘信。沒有幾行字。男德道。那幾行字。是些什麼呢。克德道。寫的是「倘吾無責任與將來之希望。吾當携佳人如卿駕者。輕車策肥馬。漫游世界。以送吾生。」男德道。

只是這幾個字。麼文德道。僅有這幾個字。那前後都已扯去了。查看信面的郵政信票。才知道是千七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九號。午前知一下鐘。由巴黎所發。所言何事。乃由何人所寄。警察也查不出頭腦來。立刻命人抬赴醫院。不到四十分鐘。就有人送信來。說道姑娘沒氣了。男德聽到這裏。大叫一聲。我那可憐的賢妹呀。便停住了。聲圓睜着眼。一滴眼淚也落不下來。呆坐了多時。又尋思到事到如今。且幸這世界上我沒一些兒繫戀。一些兒罣礙。正好獨行。我志了。克德開口道。時已不早。小弟就此告辭。明日再見了。說畢。便轉身去了。到了次日。克德如約再來。男德便取出紙筆。即忙寫了幾路字。交給克德道。你照這地方尋去。自然就有一位店主人出來接待。與你。克德接過來看時。一字也不認識。便道。你這紙上寫的是些什麼。男德道。這種字。只有我們會黨裏的人曉得。這就叫做秘密通信的法子。你若入了我們的會黨。漫漫就會明白了。只是我們會黨裏。無論甚事。都是以秘密為第一緊要的規矩。務要小心。則個。克德一一答應。一溜烟去了。自此以後。克德常到黨中。探聽消息。報知男德。男德有話。也可由克德告知黨中。兩下裏。一發消息。靈通了。一日。克德忽倉皇來告男德道。這幾日。我們黨裏面。閔傳大。

總統拿破崙想做專制君主的形迹。一天流露似一天。壓制民權的手段。一天暴烈似一天。儼然又是路易第十四世和第十六世的樣子來了。男德聞說。不覺怒髮衝冠。露出英雄本色。低頭尋思到。那布爾奔朝廷的虐政。至今想起。猶令人心驚肉跳。我法蘭西志士。送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熱血。才能夠去了那野蠻的朝廷。殺了那暴虐的皇帝。改了民主共和制度。衆人們方才有些兒生機。不料拿破崙這厮。又想作威作福。我法蘭西國民。乃是義俠。不服壓制的好。漢子不像那做慣了奴隸的支那人。怎麼就好聽這烏大統領來做個生殺予奪。獨斷獨行的大皇帝呢。男德當時沈吟了半響。便附着克德的耳朵。唧唧嚶嚶的說了好一會。克德便抽身去了。次日克德進來。取來一件黑紙包裹的物事。交給男德。男德又低聲向克德耳邊說了好些話。克德聞說。立刻面如死色。手脚不住的發抖起來。一交跌睡在籐椅上。動輒不得。當時男德與克德不交一言。便飛也似奔出去了。次日巴黎城內。四處閑傳道。昨日大總統前往戲園觀劇時。途中適遇爆炸。裂幸御車遲到幾步。還未受傷。隨即尋獲一男子。係已用槍自斃。於外衫袋中搜獲小刀一柄。疑即犯駕兇手。云。這話休絮。却說金華賤自從刺殺男德不中。逃出

林外留連半日。又被巡兵拿獲。收入道倫監中。隨後又三次逃跑。均被拿獲。前後一共監禁一十九年。始行釋放。並得一張黃色路票。華賤便狂喜道。從此我又得自由了。不料隨後還有許多危難。當其在監中做工。所得工價。除去用度。還應存百零九個銀角子和九個銅角子。不料時運不齊。盡被強人搶劫去了一些兒。也不會留下。出監的次日。就去幫人做工。終日勤力。毫不怠惰。當時工頭就很賞識華賤。說他是一個得力的工匠。華賤於做工之時。打聽同作的工人。每日工價多少。衆工人答道。一日可得銅角子三十個。一日華賤打算去到潘大地方。到工頭那邊去索這幾日的工價。工頭只給他十五個銅角子。便一言不發。華賤道。便是這些兒嗎。工頭道。這就太多了。我若一文不給你。你便敢怎地。華賤尋思自己乃是犯罪無歸的窮漢。怎地奈何得他呢。只得忍氣吞聲去了。次日便起身步行過太尼城。受了許多磨折。方才尋到孟主教家裏。住宿一夜。這些情形。前已說過。不必再表。且說這夜華賤住在孟主教家裏。到了鐘鳴二下。華賤忽從夢中驚醒。側耳靜聽。孟主教全家都已沈沈睡去了。當時華賤已有二十年之久。不得臥榻安睡。今忽得了這個舒服所在。所以和衣躡睡了四點鐘。也就養足精

神不覺疲倦了。驚醒之後。勉強將眼睛緊閉。已難以成夢。當時華賤萬種心思。一齊潮也似湧到眼前。七上八下的亂想。翻身輾轉。再也不能夠合眼。忽然想起一樁事體。把別件心思都丟到九霄雲外。你道是一樁甚麼事體呢。就是孟主教家中銀碟子六個。和大匙一柄。吃飯時華賤已注眼瞧了。一會睡覺時。又眼見凡媽將這些銀器收入床頭下碗櫃裏面。華賤估量這些銀器。至少也能够值二十多兩銀子。比我十九年在監裏所做的工價還多。想到這裏。心中不覺大喜。便撲翻身扒將起來。剛是鐘鳴三下。華賤急忙張目四下一看。便伸手檢點自己行李。再移身下地。打算出去。又不敢出去。躊躇不決。不覺又來到床前。默默無言。獨坐一會。又將身睡下。四處亂想。依然神魂不定。不能合眼。扒起睡下。起落好幾次。因恐天色將明。難以行事。便決計離開床榻。側耳聽時。同屋之人。盡皆酣睡。便輕輕地。走到窗前。推開窗門。將身跳出。乃是花園所在。抬頭一看。天色尙未發光。探看園中一會。又跳進房中。取出行李。擱在窗口。又轉身進房。取出日常所携的鐵棍。拿在右手。屏着氣輕輕的走到隔壁主教的臥室。所幸門未落門。華賤將門輕輕地一推。門即微啓。停住脚。聽了一會。只見寂無人聲。又推一下。門又稍啓。足容

一人出入。華賤便挨身進去。不料有一小兒攔阻。不能前進。華賤再將門一推。只因用力過猛。將窗上之鐵螺絲震下。豁琅的一聲響亮。華賤嚇得渾身發抖不止。急忙抽身跑出來了。要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孟主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

話說華賤只見一聲響亮。嚇得心驚肉跳。急忙跑出。喘做一團。因恐將人驚醒。自己逃脫不得。也不知從那邊走才好。過了數分鐘。心神方才稍定。轉身看時。房門業已半開。華賤便放膽進去。一看。還是寂然無聲。探聽多時。知道並不將人驚醒。度危險已過。便輕身入內。只聽得鼾鼾酣睡的聲音。華賤便放膽前進。及至孟主教臥榻不遠。更覺鼻息之聲。呼呼應耳。再逕向榻旁看時。只見似銀的月光。從窟戶隙處透入。直射到孟主教面上。主教依舊閉目酣睡。這時已交嚴冬。主教乃和衣而臥。外面照着一件玄色外套。頭臉斜放着枕上。將手伸出榻外。指頭上還帶着敬神的戒指。觀其神色。又覺和靄。又覺莊嚴。華賤當時手執短鐵棍。壁直的立。在月影兒裏。一動也不動。一見主教的神色。不覺到吃驚起來。心中狐疑不決。呆呆的注目看了好幾分鐘。華賤才將帽子摘下。便右手執棍。左手執帽。走近榻側。又將帽子戴上。直至碗櫃旁邊。即將鐵棍擡開了鎖。急忙把銀器籃子取出。大踏步飛奔向外。絕不回頭。跑出房門。便把籃子丟下。

將銀器放入行囊裏面。繞出花園。越牆逃走了。次日天方明時。孟主教扒起身來。剛到花園散步。忽見凡媽跑來大叫道。主教。你知道一籃子的銀器。放在什麼所在。孟主教答道。我知道的。凡媽道。你知道在那裏。孟主教便在花園牆脚下。尋獲那籃子。便交給凡媽道。這不是裝銀器的籃子嗎。凡媽接着道。籃子端的不錯。但是那銀器往那裏去了。孟主教道。你說起那銀器來。我便知道了。凡媽聞說。便道一聲哎呀。這一定是被昨夜來的那偷兒竊去無疑了。說能將眼四處一瞧。便跑到禱告台和孟主教的臥房。細細查看了一遍。所幸並未失去別樣物件。又仍舊來在花園。只見孟主教立在那邊。正歎惜有一朶鮮花。被那籃子壓壞了。凡媽即大叫道。孟先生。那人已經逃走。銀器也被他偷去了。你還不知道嗎。孟主教默默無言。凡媽又指着花園牆道。你看他不是從這裏逃出。逕向苦急街去的嗎。孟主教聞說。便滿面堆着笑容。向凡媽道。你且不要着忙。你知道那銀器到底是誰的。原來是一個窮漢的。我久已就不願意要了。凡媽道。雖然不是我們的。但是我們用了這麼久。也就合我們的無異了。孟主教道。我們還有錫碟子沒有。凡媽道。沒有。孟主教又道。鐵的呢。凡媽道。也沒有。孟主教道。如此就用木的。

也罷說罷。用人便請孟主教去用早飯。一面吃。一面和寶姑娘談論些閑話。此時凡媽心中還是憤憤不平。早膳剛畢。忽聞有人叩門。孟主教立起身來。道聲請進。只見門開響處。擁進一羣人來。孟主教正爲詫異。定睛看時。內有三人。揪住一人。這三人原是巡勇。一人便是金華賤。旁邊還立着一個巡勇頭目。見了孟主教。即忙稱聲孟主教。行個軍禮。華賤當時正在垂頭喪氣。耳邊下忽聽得孟主教三字。不覺抬起頭來。現出一種如聾似癡的形像。還低聲道。孟主教一定沒有主教的職分。衆巡勇忙喝道。孟主教在此。怎敢大聲說話。孟主教便開口向華賤道。你還在此。我給你的銀蠟台爲什麼不和銀碟子一同拿去。華賤聞說。便圓睜着兩眼。不住的看着孟主教。這時巡勇頭目便開口向孟主教道。我們路遇此人。只見他神色好似逃走的一般。因此將他拿住。盤問一番。他說有什麼銀碟子。話猶未了。孟主教便接口道。他曾告訴你。乃是一位和他同住的牧師送他的麼。這些事我都知道的。你放了他罷。別要錯辦了他。那頭目聞說。便道既是如此。我們就可以給還他的自由了。孟主教道。這是自然的了。於是那頭目便令衆巡勇將華賤釋放。孟主教便向華賤道。朋友呀。你若回去時。可將那蠟台一同帶了去。說

着便到檯上。取來一對銀蠟台。交給華賤。那凡媽和寶姑娘二人。眼見如此。也不敢多嘴。華賤滿面羞容。兩隻手抖抖的接過了蠟台。孟主教道。你現在可以從容去了。以後你若再來時。不必從花園走過。一直由前門進來便了。說罷。便向衆巡勇道。諸位可以請回了。衆巡勇聞說。便皆散去。當時華賤。甚覺精神恍惚。孟主教又走近華賤身邊低聲道。你別要忘記了。你曾經答應我。你用了這些銀器。便要改心歸正的話。華賤聞說。只像不知有此事一般。孟主教又道。華賤兄呀。我用金錢買爾之罪惡。救爾之靈魂。恭喜你便從此去惡就善了。華賤一言未答。慌忙出城。形若逃遁。急忙尋些荒山僻境而行。走了一天。他却忘了飢渴。一面走。一面想。想起自己二十年來無惡不作。也未免有些悔恨之心。正在一踣沈思之間。不覺金烏西墜。玉兔銜山。華賤便將身來到樹林後面。歇息了片時。此地乃是窮鄉僻壤。連人影也沒有。只見隔林數步。有一條小路。華賤尋思到。諒我這樣襤褸。那旁若有人來。不知道要怎樣驚慌了。華賤正在那裏狐疑。忽聞後面有一片嬉笑之聲。回頭看時。只見有幾個童子。也來在樹林裏玩耍。內中有一十多歲的童子。一隻手拿了風琴。且走且唱。一隻手握著些銅錢。拋擲爲嬉。錢落地時。有一個

四開錢（值四十文）直滾到華賤身傍。華賤便抬起腳來，將錢踏住。奈童子早已聽見，使前
來在華賤身邊道：客人曾見我的四開錢麼？華賤道：你叫做什麼名兒？童子道：我名叫做小極
可。哀華賤聞說，便吃了一驚，少頃說道：還不快去。在此則甚？童子道：請客人還我錢來。華賤垂頭
莫對。童子又道：還我錢來。華賤只是注目於地，一言不答。童子因大聲叫道：我的錢呢？我的白
錢呢？我的銀錢呢？華賤還是不理。童子便向前揪住他的衣衿。華賤乃以短棍擊之。童子大聲
哭道：我要我的錢。我的四開錢呢？華賤只是昂着頭不動。童子還圓睜着如狼似虎的兩隻
大眼睛，看着童子，舉起鐵棍，凶狠地叫道：你到底是誰？敢來此歪纏？童子道：我便是極可哀。
請你方便，移動一步，讓我拾起那四開錢。華賤道：你還不肯走嗎？好孩子，快快留心，我將對不
住。童子聞說，渾身發抖起來，連忙逃跑，不敢回顧一步。離開華賤稍遠，才敢緩緩的連喘連
走去了。當時天色已黑，不多時，那童子就不見了。華賤雖是一日不曾飲食，肚中却亦不飢。童
子逃去之後，還是呆呆的立在樹旁，呼息之聲，由急而緩，少頃肉戰，漸覺夜寒，便將帽子拉在
額上，緊扭衣衿，俯身來拾起所踏的四開錢。華賤拾起錢來以後，不覺心昏神亂，東瞻西望，覺

的孤身立在這荒野。四望無人。天色昏黑。渾身不住的發抖。不得已只好尾着童子的去路。急急趕上前去。走了好幾十步。還是人影兒也見不着。便大聲叫道。極可哀呀！極可哀呀！叫罷。側耳靜聽。還是無人答應。却逢西北風又烏烏的颳起來。連那滿山草木。都有個嚇人殺人的形狀。華賤當時。腳底下。越。走。越。快。喉。嚨。裏。越。喊。越。大。連聲狂叫極可哀。正走間。忽迎面來了一位牧師。策馬而行。華賤便恭身上前問道。信士。你會見一童子走過麼。牧師道。就是。叫。極。可。哀。的。麼。我未曾過見。說罷。華賤道。我看你很覺困苦。今給你兩塊半元的銀錢。又道。那童子的年紀。約莫有十多歲。手裏拿着風琴。我想他必定從這條道路經過。牧師道。我實在未見。華賤忽眼瞅着牧師道。我是一個賊。你怎不拿我。牧師聞說。大吃一驚。急忙馬上加鞭。遠遠地逃走了。華賤還照舊路前進。不多時。又回身狂叫一會。仍是不見一人。立住脚遠遠望時。只見滿目疏林。荒山亂石。疑心是人。忙向前行。剛到三叉路口。便停了脚。當時月色。光如白晝。華賤忽覺渾身出汗。足不能舉。便狂叫起極可哀來。那聲音越叫越低。少頃。忽覺有人逼其雙膝跪下。心驚肉戰。如同在禮拜堂前。自招其生平罪惡一般。並自覺奪那童子的四開錢。爲生平第一。

大罪。主教。斷不能。恕過的。華賤正在驚疑不定。忽然兩眼漆黑。頭腦昏暈。翻筋斗。一交跌倒在石上。兩手握髮。兩膝按面。一時心如刀割。淚如雨下。自覺精神恍惚。魂魄飄蕩。來到一處生平未到的所在。看見一種生平未睹的奇光。那奇光中也不知有幾多魔王惡鬼。心中驚恐不住。自此以後。華賤到底又去。到何方。幹些什麼。也沒一人知道了。只是次日早晨。有一趕車的路過。主教街見有一人。石頭似的跪在石路上。樹蔭下面。向着孟主教大門。好像在禱告的樣子。這樣看起來。正是。

堯。桀。原。同。盡。坦。戚。有。攸。分。我。心。造。三。界。別。無。禍。福。門。

拜輪詩選

蘇曼殊譯

實價三角

漢英三昧集

蘇曼殊著

實價五角

蒙古旅行記

王無爲著

定價一元二角

女兒國

林家樞譯

定價四角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四版

悲慘世界 實價三角

著述者 蘇曼殊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分局 南京花牌樓

